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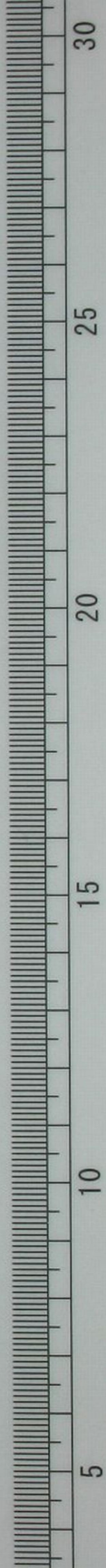


校刻日本外史

曾氏

十六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98
9



文庫 17
W198
9



日本外史卷十六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中

若一作
君下同

秀吉之在關東也。遊於鎌倉。觀源賴朝塑像。進撫其背曰。若我友也。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若而已。然若承藉名族。不如吾起人奴也。吾欲遂略地至明。若以為何如。初秀吉為織田氏徇山陽。請攻韓及明。後常思成其志。明主嘗與足利氏修好。而韓兩屬其間。常奉朝貢於我。及足利氏衰。我西南海盜數侵明境。明韓皆與我絕。而海賈互市不絕。我對馬嶋距韓甚邇。鳴主宗氏世置吏于韓釜山浦。至豐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庵氏寄

010185194723

臣氏時。明民或有來投者。秀吉聞明主朱翊鈞失政。武備不具。益思窺之。其定畿內。以攝康廣。嘗諳韓事。擢為使者。徵朝貢于韓。不得要領而還。秀吉疑其與韓有私。族誅之。及定西海。宗義智送款焉。秀吉命掌使事。將伐關東。遂遣義智與僧女蘇社韓會琉球。入貢。秀吉囑其國求通於明。曰。明不聽我言。我當發兵伐之。琉球王尚寧告之。明不聽。義智至韓。韓王李昭乃使其大臣黃允吉金誠一隨而入貢。秀吉既至。自伐關東。見韓使者。乃命史作書以答之。曰。日本豐臣秀吉。謹答朝鮮國王足下。吾邦諸道久屬分離。發亂網。紀阻格帝命。秀吉為之憤激。被堅執銳。西討東

伐。以數年之間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毋夢日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耀武。八表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在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蕃。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為我前導。因遣平調信玄蘇與偕。韓王得書疑懼。誠一以為虛。噶王使之私饗二人。探其情實。調信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伐之耳。貴國盡

居間和解之。誠一依違。玄蘇厲聲言曰。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耳。因辭訣還。韓始懼。稍修邊備。明亦聞之。申嚴海防。天正十九年夏。秀吉復遣義智責貽。在釜山旬餘。不得報。怒而還。秀吉志益決。秀吉初無子。先是姬人淺井氏生男鶴松。秀吉絕愛之。是歲鶴松夭。乃悲哀累月。心忽忽不樂。因屢出遊。以自遣。一日登清水寺閣。西望。謂從者曰。大丈夫當用武。萬里之外。何自悒鬱為。乃還大會諸將帥。謂之曰。吾藉諸君之力。平定海內。亦可以休矣。特諸醜夷有阻。王化者。吾深羞之。吾欲以邦俗委內府。而自將入朝鮮。以其兵為先鋒。以入於明。彼拒我命。則

一無因字

擊滅之。遂自遼東直襲北京。奄有其國。多割土壤。以予諸君。使諸功臣皆厭其望。不亦快乎。我籌之已熟。事非甚難。諸君其能為我出力耶。諸將帥愕眙相視。莫敢對者。浮田秀家進曰。殿下舉此無前之事。誰不努力者。衆莫敢異議。內府謂秀次也。秀次時為內大臣。敘正二位。於是秀吉奏請遣諸將之國。各具兵食。命九鬼嘉隆造大艦數千艘。大廳聞秀吉赴海外。憂恐至廢寢食。乃議使秀家代往。而自出陣肥前。以為策應。乃大築于那古邪。建為行營。十二月。分朝鮮地圖于諸將。部署其所嚮。分西南四道兵為八軍。以嚮韓之八道。主計頭加藤清正將第一軍。攝津守小西

築城作

行長將第二軍鍋嶋直茂相良賴定屬清正宗義智松浦
 鎮信有馬義純屬行長兩軍迭為先鋒大友義統黑田長
 政將第三軍鳴津義弘毛利高政伊東祐兵將第四軍福
 嶋正則長曾我部元親將第五軍蜂須賀家政生駒親正
 將第六軍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將第七軍毛
 利輝元將第八軍別置水軍以九鬼嘉隆脇坂安治加藤
 嘉明來鳴康親將之秀俊將藤堂高虎率大和軍屬焉水
 陸九軍總十五萬人織田秀信中川秀政石田三成增田
 長盛大谷吉隆糟谷武則片桐且元與淺野左京大夫將
 游軍六萬以備應援而秀吉自以秀俊及德川公前田利

秀吉與老

家蒲生氏鄉上杉景勝結城秀康最上義光佐竹義宣伊
 達政宗南部信直等畿內東北三道將士十萬自衛以明
 年三月盡會行營秀吉乃上書乞骸骨讓關白職于秀次
 自稱太閤於是宗義智戒釜山吏卒稍稍引還韓人來窺
 其府聞然無人乃驚怪修守備益急文祿元年正月秀吉
 召加藤清正賜之記幟曰吾伐毛利氏時先右府所賜也
 召小西行長賜之名馬曰以驅突騎虜清正鄙行長不
 相善於是謂之曰予用賜幟為號子號何用行長對曰我
 起藥商當用藥囊耳自是益相隙也二月二十八日秀吉
 發京師或曰蓋以善漢文者從秀吉笑曰吾此行將使彼

用我文耳。四月至安藝。謁嚴鳴祠。投百錢。祝曰。吾而勝明
面者居多。乃投皆面矣。衆大喜。蓋豫糊合兩錢也。遂至那
古邪。諸軍會者凡十五萬人。糧食稱之。於是先遣水陸九
軍。發大礮。開而揚帆。蔽海而渡。至于風本。阻風十日。風稍
定。行長與義智素諳海路。潛拔其軍。不告衆先發。至豐崎。
平明。諸將乃覺之。清正怒而發。風益甚。不得進。行長促舵
師發。豐崎冒濤而進。十三日。達于釜山。釜山守將鄭撥出
獵。聞警。馳還。行長隨攻其城。立拔之。生擒鄭撥。遂分兵徇
慶尚道。陷西生。多大二浦。斬多大守將尹興信。問其捕虜
以要害城寨。曰。東北有東萊。距此三十里。行長謂其衆曰。

諸君戰疲。當休然。使東萊爲備。吾力不能下。而諸將隨至。
則奪功於人矣。宜急擊取之。衆奮從之。乃進攻東萊。半日
拔之。斬首千餘級。守將宋象賢不屈死。行長收葬之。進陷
梁山。至鵲院。韓兵據險拒之。我兵攀山。迥出其背。韓兵顧
而潰。韓巡察使金晬聞東萊急。自晉州來援。不及。乃諭諸
郡縣。避我兵。清正後行長三日。至釜山。聞行長已前進。切
齒曰。悔爲豎子所先。吾豈踐其迹乎。乃轉取別路。縱火慶
州。走其守將。斬首千五百級。轉鬪而進。所向皆靡。秀家聞
行長深入。謂其將佐曰。彼自我家起身。吾爭功而不援。使
彼死於敵。不獨負太閤寄任之意也。乃踰次發舟。八軍相

繼上陸。韓諸道競報警於國都。韓王命李鎰申砬為大將。使金誠一拒慶尚右道。金玛拒慶尚左道。行長方圍金海。黑田長政援至。刈禾填塹以陷之。引兵出左右道之間。絕其應援。進陷尚州。鎰已至州城北。觀城中火起。遣騎來候。行長望視之曰。我且奪其膽。潛使銃卒伏橋下。銃之墮馬。鎰軍動。行長以大衆出。張二奇兵劫之。鎰駭走。歸申砬於忠州。砬收忠清道兵八千。欲守烏嶺。聞尚州陷。不敢進行。長進至烏嶺。視其險阨。使輕卒先行。周踐山谷。無敵。笑曰。朝鮮兵不要我于此。吾知其莫能為也。乃踰嶺至丹月驛。分兵為二。擊申砬于彈琴臺下。斬之。遂取忠州。而與清正

會。諸將皆至。乃相見于城外。議進取其京畿。清正曰。攝津守多功矣。至攻國都。先鋒當見屬僕也。行長曰。吾與子並受約束。子何擅更之。對曰。子之不告而發。亦出約束乎。二人忿。欲鬪。諸將解之曰。大敵在前。何私鬪為。鍋嶋直茂曰。太閤令一公逃為先鋒。蓋何分道往。聞道有二。自南者遠。自東者近。近者有漢江之險。唯二公所擇。清正曰。吾寧取險。而近者險。議乃定。行長間使人先馳之漢江。奪其南岸。舟清正遂發。遇韓使李應舜于途。捕之初。行長獲蔚山守將李彥誠。送書韓王招降之。使彥誠齎去。彥誠不敢白。及取尚州。乃獲應舜。予之太閤券書。使還責彥誠之報。且召

李德馨。德馨嘗接我使人者也。韓王乃遣德馨乞降。途聞
忠州陷。使應麟先往。謂之。乃為清正所捕。遂誅之也。德馨
走去。韓已聞李鎰敗。大怖。而猶屬望申砮。晦日。有騎馳入
都門。民迎問。對曰。申總兵死矣。關白軍將來矣。都城大擾。
王與世子夜駕奔平壤。告急於明。遣王子徵女諸道。留都
元帥金命元副元帥申恪。以舟師扼漢江。命元聞清正至。
措疑兵遁。清正抵江。無舟可渡。立望北岸。久之。笑曰。敵舟
有鳧。是無兵也。令善泅者往取其舟。以渡。五月四日。至都
城南大門。有兵守門。視其旗幟。皆小西氏號也。蓋行長渡
驪川。走敵將元豪。先一日自東大門入。王已遁矣。清正益

怒。居十餘日。諸將皆至。秀家自居國都。使諸將各圖進取。
金命元退守臨津。呼申恪。恪不從。獨屯揚州。命元怒。恪違
節度。請王誅之。會咸鏡南道兵使李憚來援。恪與浮田氏
兵戰。大破之。而命元遂斬恪。王聞捷。遽赦之。不及。乃遣申
砮及韓應寅。助命元守津北。我兩先鋒與長政合兵。軍津
南。相持十餘日。伏精兵而佯卻。砮欲追之。其裨將劉克良
止之。不聽。而渡。應寅亦濟。遇伏。驚走。三將還擊。大破之。擒
砮及克良。其兵死傷若溺者萬餘人。命元應寅走歸平壤。
我軍乃濟。至安城驛。乃探關定軍所向。行長得平安道。清
正得咸鏡道。而長政得黃海道。皆引兵北入。而韓將李光

尹國馨金晬以全羅忠清慶尚三道兵五萬騎入援王城。至龍仁見我兵壘山上挑戰我兵不出已而瞰其懈出擊大破之。當此時自國都至釜山數十城烽火相應皆為我兵所守。以與行營通聲息。秀吉乃遣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引游軍六萬赴援。伊達政宗亦請而往。三奉行入韓宣令褒功。行長既徇平安至大同江遺書於平壤復召李德馨使平調信玄蘇相見江中招降之議不諧二人曰若主第導我伐明不則併夷滅之乃還六月韓王留左相尹斗壽元帥金命元守平壤而自走寧邊欲入咸鏡聞清正在焉乃走義州令右相柳成龍發兵益於命元固守。

以俟明援兵命元與行長等夾江相持伺我兵稍怠夜遣精兵濟襲之行長叱衆起令義智絕其後擊破韓兵韓兵亂淺而走行長曰是可亂也舉軍從之斗壽命元棄守走行長入城得韓積粟十餘萬石使使還趣國都諸將欲與俱西曰太閤志主伐明今已取平壤平壤以西莫復支者自鴨綠江至明北京不過百餘里吾之全軍卷甲趨之使彼不及備可以得志矣秀家與三奉行營口全羅江原二道未定我未可深入我水軍將循全羅而北會于黃海然後水陸並進是萬全之策也乃分諸將守國都平壤開諸城大友義統守鳳山黑田長政守白川小早川隆景守開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城以備應援。行長日望水軍至。水軍諸將既發釜山。與慶尚右水使元鈞戰。破之。遂出全羅。藤堂高虎聞韓候船在唐嶋。以飛船赴之。奪其百餘艘。上嶋焚虜營。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以艤艦鬪。艦數千艘在巨濟洋。諸將集飲于毛利勝信營。議進戰。脇坂安治曰。先以大船巨炮挑戰。然後奪其船。加藤嘉明曰。是劫而去之。非挑而奪之。挑而奪之者。宜以小船示弱。及敵近決戰。不則太閤謂水軍將士不欲戰也。安治曰。此事至重。一敗則陸軍亦不能振。子胡猖狂。乃爾。嘉明怒。高虎居間和解。勝信曰。諸公受命於千里海外。忠告不隱。務利公事。太閤多良臣如此。何憂於戰。

因侑酒。酒數行。九鬼嘉隆曰。今夜三鼓解纜。旦日進戰。船之大小。隨宜耳。嘉明潛起如廁。招其軍吏。先期而進。比曉。以走舸三艘。直衝敵列艦。奪其二。一艘諸將繼進。舜臣卻我軍追之。入洋中。舜臣乃縱左右翼。以巨煩擊碎我船。來鳴康親死之。安治苦戰。止其衆而退。舜臣因屯開山。以拒我水軍。我水軍是以不能合陸軍。陸軍亦未遂能進也。明主翊鈞聞秀吉兵入韓。則恐會其國西北邊有亂。大將李如松率諸軍屯寧夏。國都兵寡。明主召其大臣。問韓當援否。大臣曰。和窺明久矣。而明之屏在韓。韓先被和兵。而明不援。韓且折而入和。和韓為一分利於明。合兵戮力。以出

遼東則勢如建瓴水于屋矣。顧韓民畏和兵而心不服焉。我遣一將助韓王以招聚之。因其力以捍禦東北。是名以明援韓。而其實以韓援明也。明何患於和哉。明主從之。遣其將祖承訓史儒算將援韓。而下書琉球暹羅為侵和之勢。以縻秀吉。使其勿航海西北嚮。而大廳有疾。謂秀吉已航海也。憂疑疾篤。秀吉聞之。馳歸覲之。至則已薨。當此時承訓儒算既入韓。二將皆遼東勇將。數與胡戰有功。甚輕和。人和人前掠明疆者皆海盜。甲仗敵惡。明人狃見之。以為豐臣氏兵亦如是也。於是至嘉山。問韓人曰。平壤和兵無乃走乎。曰。否。承訓舉酒祝曰。天使我成大功也。進舍順。

安營未定。行長偵知。夜遣輕卒劫其營。營亂乃笑曰。此虜亦易與耳。明來自往。與明軍戰于安定。旗幟偉麗。人馬皆被鬼頭獅面。明馬駭。行長麾兵蹂之。儒算下馬。關中丸斃。時霖雨。我兵迫明人於淖。擊罄之。承訓挺身而走。行長因投書韓王曰。王盍導我伐明。明當我兵猶羊群。放一虎。王所知也。今遼東既無明隻騎。而我舟師十餘萬。又來自西海。未知大駕將復何逃也。當是時。韓猛將精兵多在咸鏡道。而為清正所阻。不能來援韓王。清正之入咸鏡道也。虜安城民三人使先導。二人辭。清正立斬之。其一人懼。從之。至永興。聞二王子遁咸鏡北道。則大喜。留直茂賴定守永。

興而自以其輕兵日行數百里至鐵嶺踰而北北道兵使韓克誠以六鎮驍騎逆清正于海汀倉北兵善射憑平地馳突我軍多步兵不利卻會日暮收入倉內韓兵沓至圍之矢下如雨清正排倉粟爲城發銃拒之應手斃千餘人韓兵退上鐵嶺而陣欲待旦戰清正夜分兵數千環敵而伏旦大霧克誠將下嶺而我兵四面齊起大破之追北至鏡城又大破之遂擒克誠縱火焚城聞二王子在會寧府驅而赴之府韓極北也行五十日至焉府使鞠景仁懼拘二王子使人來乞降且曰府內食盡王子不食三日願賜之食清正許之欲自入城將校皆諫曰吾窺府內虜人填

莫
作

咽我以寡兵入恐有變也清正曰虜何能爲吾已失王不可又失王子卽有變吾與王子決死莫憾也乃與上餘騎入城令饋者數十人人執一器隨而入韓人危疑張弓環清正清正叱之辯其無他韓人不能解清正自開襟當箭取印於懷印紙示之韓人捨弓拜於是清正拘王子及其大臣黃赫金貴榮等使人護送之鏡城乃問景仁曰朝鮮北境盡於此乎對曰然曰北隣何國曰兀良哈清正乃以八千人進入其境攻一城拔之旣夜下令曰勿釋甲夜半胡騎大至我兵力戰走之清正曰虜不意我至我一旋足以報太閤矣乃收其貨寶引兵南還胡騎躡之清正自殿

而退。終至海濱西南望得高山。韓捕虜曰富七岳也。清正下馬。免胄而拜。謂其騎曰。自吾辭太閤。謂日西北行矣。今望岳於西南。覺吾行遼遠也。乃歸。二十日至鏡城。八月韓王自義州遣李賞李元翼來攻平壤者。再行長輒擊卻之。王亦聞清正已略定咸鏡。恐其與行長并力來襲也。益告急於明。明既得承訓。敗聞。舉朝震驚。大司馬石星說明主曰。秀吉兵乘勝而遠鬪。未可與爭鋒。且寧夏未平。復有事於遼東。不若且議和以紓禍也。因薦沈惟敬。惟敬越人。慧黠有辯口。遊燕與燕倡家僕鄭四善。鄭四嘗在對馬。惟敬以故略知和事。徵幸富貴。其友袁茂嘗納女於星。星因知

惟敬。召而與語。大悅。遂薦之。於是明軍以惟敬為遊擊將。軍多資金帛。往說我軍投書平壤。卑辭乞和。行長與宗義智見。惟敬於城北曰。明即欲和。宜使使濟海。因徵數條。惟敬盡順其意。曰。歸取報。五十日復來。乃請畀平壤西北十里。和韓俱不相踰。行長許而遣歸。告狀於秀家。於是我兵在平壤者不復西下。而韓兵竊發諸道。沈休著募兵朔寧。計復都城。秀家攻而斬之。鄭湛邊應。亦聚兵全州。筑紫廣門。自慶尚入全羅。與湛應并戰。熊嶺斬之。而全州未下。九月。應井弟應星敗。石田三成于馬灘。元豪敗蜂須賀家政于龜尾浦。遂攻毛利高政于春川。高政伏兵擒豪。遂定

伐戎一作

收一作
伏或作
三

江原錫鳴直茂相良賴定在永興。取德原咸興等七城。移守咸興。清正自鏡城以諸俘虜還。至蓮下。會韓兵二萬。阮梁養山。清正擊破之。走其將梅天。直茂賴定迎之。相見于橋中。賀其無恙。時已十月矣。清正返軍安邊。乃修金山橋。州諸城相與協心。按據韓人。當是時。諸將稟事秀吉。使舸交於海中。是月秀吉復奏請赴行營。天子詔曰。征戎之事。卿發將佐勿輕濟海。秀吉拜謝而行。十一月直茂以三千人與韓將李希得兵三萬戰于咸興北。走之。斬首千餘級。清正盡收咸鏡二十二管。遂議自北道長驅入遼東。未果。行長亦以惟敬過期不至。乃怒下令軍中曰。皆修行具。吾

將飲馬鴨綠江也。義州聞之。荷擔而立。韓王飛書告明明群臣。議曰。惟敬說不可信。秀吉殊無退兵意。曩者以暑濕取敗。今天寒馬肥。宜出兵也。翊鈞猶豫未決。懸令有能獻奇計復東藩者。購萬金。封伯爵。曩之子孫莫敢應者。眾推少司馬宋應昌曰。應昌去歲上書言秀吉必來。是知兵矣。翊鈞遂拜應昌為都御史。經略東北。劉黃裳袁黃為贊畫。而選將兵者。李如松稱材武。天下無雙。會其平寧夏而旋。則拜為大將。率六將軍東拒秀吉。期以十一月發北京。獨大司馬猶持前議。復遣惟敬至平壤。伺秀吉意。惟敬留平壤城中。與行長密定議以去。而如松等大兵已至遼東。惟

敬要之於路曰。媾將成矣。和人約棄平壤界大同江而退。如松方銳意立功。弗懌。惟敬言欲執而斬之。應昌等說曰。宜舍此。因急敵而襲之。如松從之。率渡鴨綠。會降虜爲我耳目者。爲韓相所摘發。皆就拘縛。以故不知明軍至。二年正月朔。如松至肅寧。使裨將查大受先往順安。大受使人來告曰。沈遊擊至和議成矣。行長喜。亦使一將以二十人會順安。大受誘與飲酒。伏起。二十人搏戰。亡其三人。走還平壤。行長大驚。丹波人內藤如安爲行長侍史。冒小西氏稱飛彈守。於是行長命如安往詰如松。如松慰解遣還。而六日以諸軍薄平壤。行長與宗義智等急修守備。馳使告

急於鳳山。使者未歸。如松已以先鋒攻會毬門。我兵擊卻之。其夜出襲李如栢營。不利。其明明軍大至。如松攻小西門。如栢攻大西門。吳惟忠駱尚志攻北門。祖承訓攻南門。承訓欲立奇功。償前敗。知我易韓人也。令其兵皆尚韓裝。故踞不進行長。以爲韓人也。專拒西北。自率銃手擊卻。如松如松益用大礮火箭毒烟蔽城。我兵殊死戰。承訓則脫韓裝。露明甲。鼓譟而登。行長驚急。分兵拒之。而西北卽陷。行長退保牡丹臺。明軍四面攀堞。我兵力拒。刀槍攢垂。堞如蝟。毛明兵死傷數千人。不能拔。退營城外。行長將木戶某說曰。鳳山兵不來援。吾以孤城抗大敵。終不可支。盡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退合於諸將以圖再舉。行長然之。卽夜潛率衆出城。至江
江水方合。踏而渡。至鳳山。大友義統已遁。之國都。黑田長
政在白川。聞敗。引兵迎行長。代殿而退。明軍不敢追。燭終
至國都。韓人聞之。所在並起。以應明軍。宋應昌等謀曰。秀
吉將帥皆萃王城。而加藤清正者。懸孤軍在咸鏡。聲聞不
通。可虛喝而取也。使辯士馮仲纓以譯說。清正曰。和無故
攻韓。韓告急於明。明皇帝大怒。遣大兵救韓。復平壤。復開
城。遂復國都。擒淳田小西。盡逐其兵。令琉球暹羅諸國。登
和境。而足下猶守韓。欲爲誰乎。皇帝聞足下高義。使使臣
爲報告之。爲足下計。莫若速返韓。王子收軍歸。和否則明

軍四十萬。驅韓兵而東。直萃於安邊。足下雖欲服明。得乎。
清正使侍史答之曰。清正知奉國命而戰。不知聽明令而
和也。歸語明主。我有敵甲。周兵近苦無事。貴國來伐。已聞
命矣。而咸鏡之途險阨。騎不可比行。卒不得成列。兵之來
日一二萬而已。吾迎而擊之。日殺一萬。四十日殲之。日殺
二萬。二十日殲之。旣殲而西。指度遼。破燕。奉大駕於海東。
清正可以復命矣。仲纓走歸。當是時。明軍乘勝鼓行而東。
國都將吏令大同以東諸城。撤守來會。諸城皆聽命。獨小
早川隆景與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弗肯曰。吾輩竭力報國。
固在今日。且明軍勝而驕。易與耳。三奉行促之甚急。乃退

未至王城三十里而軍。明軍進入開城，遂渡臨津。查大受為其先鋒，值宗茂于礪石嶺，宗茂擊破之，斬百餘人。如松乃盡引其軍而至隆景，以三萬人邀擊于碧蹄館，大戰良久。宗茂與秀包橫擊之，如松初以火器襲平壤，戰得志，謂和兵不足復畏，乃輕進不具銃礮，以短兵接戰。我軍兵銳及利，縱橫揮擊，人馬皆倒，莫敢當其鋒。我兵呼聲動天，遂大破明軍，斬首一萬，殆獲如松，追北至臨津。擠明兵于江，江水為之不流。如松痛哭徹夜，聚敗軍退入坡州。韓將相請其再進，不肯。時天雨冰釋，如松訛言坡州多泥，不可為營，遂退入東坡。二月，猶雨，明馬多病斃，我兵縱火而進。

如松退入開城，遣人還明，稱疾請代。而韓人寇我者不衰，我兵在幸州者亦為韓將權慄所敗。秀家等乃使使召肅正、清正、平橘中寇，斬首虜三千餘級，與直茂賴定皆之都城。明兵相驚曰：「清正自此道繞襲平壤，扼我歸路。」如松大懼，留諸將守臨津，而自退入平壤。秀吉使毛利秀元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七將赴援。三月，攻晉州。晉州城險，韓王之奔置其重器以精兵二萬守之。七將皆大敗，退入都城。都城傍有龍山倉，我兵仰食焉。查大受、李如梅潛兵火倉，而金命元等軍臨津南絕我糧道。已而我與明軍皆大疫，三奉行以糧竭欲退守釜山。光泰曰：「糧竭寧食砂，國都不

賂賄
一作

可棄也。清正亦爭之曰：吾以孤軍破強胡數萬，明韓兵何足為意？何不奪其糧？三成曰：公宜往奪，不得取助於人。清正曰：諾。即夜以手兵襲明軍，奪糧而還。時如松使沉惟敬計和，惟敬赴北京，報曰：秀吉欲封日本國王，如足利氏故事耳。因與石星定議，來韓都城，厚賄行長曰：太閤歸韓，則割慶尚全羅忠清三道封為王。行長等素不學，不諳封王故事，以為王於明之謂也。欲許之。已而知其非，惟敬巧彌縫之。清正不可其議，行長與三奉行皆懷歸，乃報秀吉曰：明人欲尊殿下為皇帝，秀吉即許和，惟敬請解都城兵。諸將乃焚城更殿而東。如松乃肯進，韓相柳成龍請尾擊。

斬
一作

之。乃遣李如栢等萬餘人，觀我陳，整不敢迫。諸將至慶尚，起蔚山東萊金海巨濟等十八屯，以俟秀吉。明主以孫鑣代宋應昌，遣劉綎、吳惟忠等分守星州、居昌諸城，而使謝用梓沉一貫、沉惟敬來謁秀吉。于行營，秀吉饗明使者，還之。遣小西如安與偕，放還清正所俘二王子。大臣以下，以大友義統不救行長，罰奪其封，遂令在韓諸將屠晉州，以償前敗。六月，諸將合兵圍晉州。城兵益熾，我軍填濠，蒙竹楯仰攻。城上矢石如注。清正造龜甲車，革包之，載以死士，穿城足樓櫓崩折。清正與黑田長政先登，諸將繼之。斬城將徐禮元、金千鎰等，虜六萬餘人，夷城池而還。醢禮

元首獻之行營。仍屯故地。韓王大驚。訴之明。李如松令沈惟敬來見。行長曰。公等許和。未十日有晉州之事。何也。行長怒曰。汝請和。而明兵入韓者益衆。何也。惟敬語塞。去至北京。請石星召還。如松以下。獨留劉綎。吳惟忠等萬人。明主疑如安不敢納。舍之遼東。秀吉亦以如安久不還。意惟敬欺已。日夜謀議軍事。黑田孝高和語同僚曰。吾聞外征諸將有威無恩。所過無不殘滅。夷民逃匿。野毋青草。是其地果何益哉。且聞兩先鋒爭功相鬪。法令抵牾。衆莫知所從。而浮田宰相不能制之。夫浮田非統御之才也。能堪此任者。非德川則前田若孝高而已。秀吉側聽而首肯之。

已而大召諸將。會議行臺。曰。朝鮮之事。如今日狀。則何時定乎。乃公不可不自往也。吾留家康使守吾邦。無復所顧慮焉。今舉國內兵。雖少。猶可得三十萬。因顧諸將曰。利家汝將五萬。氏鄉汝亦將五萬。吾親將十五萬。為中軍。左右汝二人。掃蕩朝鮮。直入于明。疾具兵艦。吾意決矣。德川公弗懌。謂利家氏鄉曰。二公擢于群中。榮孰大焉。僕少小事弓馬。今雖老矣。猶足以當一面。何居守為。二公亦推執之。彈正少弼進曰。德川公勿復言。臣視殿下近狀。彼為野狐所憑。爾秀吉佛然。扣刀而跪曰。吾為狐憑。有說乎。無說則死。少弼對曰。有說也。饒使無說。臣固不辭死。且如臣等

十一
作

頭雖到千百何足惜乎。顧天下纔定。瘡痍未愈。人人希休。息無爲。而殿下乃興無故之軍。以殘暴異域。使我父子兄弟。暴骸骨於海外。哭泣之聲。四聞。加之漕轉賦役之相因。所在盡爲荒野。當是之時。殿下舉趾則六十州之寇賊。雷動風起。雖有德川公安得鎮定之乎。是其所以願外征。爾。臣恐殿下舟師未達釜山。而根本之地。已爲他人所據。是勢之最易觀者。使殿下有平昔之心。豈有不察於此。不察於此。故謂之狐憑耳。鄙語曰。蠶欲啖人。反啖於人。殿下之謂也。秀吉益怒曰。狐乎。蠶乎。吾且舍諸。以臣罵君。不可舍也。將拔刀斬之。利家氏鄉進擁之曰。臣等在此。苟欲行。

誅戮。不必勞親手。因斜睨少弼曰。可去矣。少弼乃徐起還舍。待罪數日。有上變事者。肥後賊梅北舉兵。取佐敷城。秀吉大驚。急召少弼。謝曰。吾甚慚於汝也。命汝兒幸長爲大將。往定肥後。因命德川公。以其將本多忠勝助之。未發。肥後人斬梅北來獻。乃止。命少弼按定其國。滅韓成卒。八月。淺井氏復生男。秀吉大喜。使前田利家攝軍事。而自歸大坂。命所生男幼字棄丸。長曰秀賴。韓王乃收歸都城。清正喪其侍。心甚不懌。又知和議必不成。十一月。進攻安東。大破之。虜尤畏清正。呼曰鬼上官。時韓野多尸。虎豹群至。我將士留戍者。因大獵之。殺獲無數。檻其尤大者以獻焉。三

年正月。大城于伏見。興卒二十五萬人。將帥萬石以上皆助役。三月。秀吉與秀次及德川前田諸將遊吉野。四月。浴有馬溫泉。是年。加藤光泰卒。初石田三成以韓都之議不合。隙光泰甚深。遂毒之也。嗣子貞泰猶幼。從邑美濃。以甲斐賜淺野氏。當是時。韓成未撤。韓王數促明定。和十月。明主召如安。石星命沿道供帳。十二月。至燕。星就拜於其館。待以王公禮。厚賂之。使曲成其媾。如安諾之。居數日。明主延見之。如安騎而入。至闕。衛士呵下之。如安昂然不下。入見明主。明主令諸將相大臣會于左闕。悉問秀吉意。如安所答。勉副星意。明乃定封王議。遣正使李宗誠副使楊方

亨以沉惟敬為導。惟敬觐望。且難星曰。前約七事。今止封冊。事必不成。星弗聽。如安與三使皆發。四年二月。蒲生氏鄉卒。幼子秀行嗣。尋徙之下野。以會津封。上杉景勝三月。伏見城成。秀吉徙居。以俟明使者。置淺井氏于淀。世呼淀君。淀君既生秀賴。而秀次無避位之意。以故秀吉城伏見。欲以讓秀次。而予秀賴以大坂也。秀次為人。頑放。其留守聚樂。淫虐日甚。漁色不論貴賤。右大臣晴季女新寡。而有孤女秀次所取。母子嬖之。上皇崩而數日出獵。于近臣。夜出。戕行人。自擗上銃。人為戲。至欲剖孕婦。世呼曰殺生關白。以殺生與攝政音相近也。田中吉政為其傅。數諫之。

乃託事遠吉政。秀吉之再赴行營也。外議以為秀次當代
行而殊無行意。黑田孝高說之曰。殿下之威靈可謂甚矣。
文武之轂相擊于門。天下士民視其喜怒。以為慶弔。殿下
知其故乎。秀次曰。吾為關白故耳。曰。否。殿下不以太閤為
叔父。則能得為關白乎。太閤年已六十。猶枕甲而眠。而殿
下恬然獨縱嗜慾。何不自省乎。夫位極乎人臣。而望不厭
於天下。怨之所萃。刻之所乘也。臣竊為殿下危之。為殿下
計者。宜赴那古耶代統軍事。太閤已倦兵事。必喜許之。立
功自固。誰得動之。願殿下熟思之。蒲生氏鄉亦勸其濟海。
自請為其先鋒。秀次皆弗納。有流言關白謀反。秀吉弗問。

及秀賴生。秀次自疑被廢。益不聊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
與之有郤。希秀吉旨。數惡之。初常陸介木村重茲有寵於
秀吉。而為三成奪其寵。乃結於秀次。秀次自知取怨多也。
每出遊。輒具鎧仗。又厚贈諸侯伯。而與之誓。三成長盛因
證其有反形。七月。秀吉使三成長盛及前田玄以就詰問
之。秀次大駭。獻誓書七通。秀吉意稍解。翌夜重茲乘婦人
車入聚樂。盡漏而出。三成偵知以告。比曉。秀次促德川氏
嗣子。使朝參。欲因叔為質。嗣子走歸。伏見毛利氏亦獻秀
次所擬誓書。秀吉大怒。使使召秀次。秀次愛將吉田修理
請假。萬人夜襲。伏見弗聽。遂赴謁。不許見。命放之。高野。附

僧興山監守焉。興山南征時首納款者也。於是奏請削秀次在身官爵。廢為庶人。三成勸遂殺之。潛諷興山促其自裁。秀吉遂遣福島正則就賜死。然冀興山乞其命也。正則還獻秀次首。秀吉愕然曰。山僧無情。三成請而梟之京師。併其妻兒及姬妾三十餘人。皆斬之。瘞之一坎。名曰畜生塚。毀聚樂。徙諸邸第于伏見。召賞吉政。分秀次地于福島正則。以清洲。誅夷木村重茲以下。重茲有遺腹子。曰重成。其母嘗乳養秀賴。以故秀吉召祿重成。任長門守。以隸於秀賴。三成既誅重茲。遂誣伊達最上氏黨秀次。有匿名書曰。伊達最上欲分豐臣而霸。秀吉笑曰。是怨家所為耳。乃

皆釋之。淺野左京大夫書記片川藤助者。亡命歸三成。三成使偽作舊主通聚樂書上之。因發兵圍淺野氏。前田利家為白其寃。秀吉捕鞫藤助。得實乃還於淺野氏。磔之。先是大納言秀俊卒。秀俊亦昏暴。嘗觀蜻蛚瀑命。左右自投于湫。左右與之俱投。無嗣。國除。以郡山予增田長盛。以藤堂高虎為今治城主。當是時。明三使已入韓境。疑懼不敢進。請我撤兵。諸將不得已。約戍于釜山。未肯濟海歸。李宗誠貴族子。日夜思歸。惟敬因欲逐而代之。慶長元年正月。小西行長歸告和成。惟敬私從之。以地圖兵書蟒服及燕代良馬三百匹獻秀吉而去。休宗誠曰。和敗矣。秀吉兵將

俱投一作俱沒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來執我輩。四月宗誠遁去。揚方亨問計於惟敬。惟敬曰。有兩語汝慎記之。舉我大明奉承日本而已。明主遂以方亨爲正使。惟敬副之。多出金帛資惟敬。齎封冊促往。因令韓發使韓以和議未固。依違不從。獨使黃慎朴弘長從之。刻日發。五月秀吉以秀賴朝見詔。敘秀賴從三位。任右近衛中將。六月明韓使者濟海。我諸將乃留兵釜山而凱旋。行長嫉清正。清正惡於三成而行長善之。與俱譖之。清正至伏見。秀吉不許見。乃就增田長盛請申救。長盛曰。子宜謝於治部。清正曰。吾死不能乃歸第。俟命。七月京畿大風。霾地大震。伏見城壞。壓死數百人。清正曰。吾寧犯罪不可坐。

視乃從卒二百入省。秀吉與夫人席地而坐。目清正呼其幼字曰阿虎。若來何速。清正因前訴冤。書地而語。陳其軍勞。秀吉顧謂夫人曰。彼肥哲丈夫。今至自朝鮮。何驚且悴也。乃命守其門。三成以下踵至。不得入。有傳命者。特納三成。清正大聲令其卒曰。使短小倭豎入。且日秀吉召見清正。推問海外戰狀。泣下曰。阿虎襁褓育於我。乃類我也。遂愛遇如故。時震仍不止。德川公夜率兵入衛。秀吉曰。不知皇宮何如。吾當與卿省焉。乃遽出。從者未屬。德川公以其兵擁之而行。道路昏黑。德川公從者有掣其袖者。公不敢顧。秀吉談笑而行。脫刀授之曰。吾老矣。覺刀之重矣。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以煩卿也。公不敢執，乃授井伊直政。已而秀吉從兵踵至，遂入朝。還過方廣寺前，見大佛倒裂，罵曰：我爲若不憚勞費，將使若濟度衆生，今已身且不能保，何負我也！因呼弓射之，還乃修伏見城，更作牙城于木幡山。八月，明韓使者共至畷浦。二十九日，造伏見，秀吉使柳川調信責韓使者曰：吾收兵而汝國未獻三道，今又不使王子來謝，再造之恩，乃遣微者辱我，我不許汝入見。二使因行長謝，弗聽。九月二日，使毛利氏列兵仗，延明使者入城，諸將帥皆坐。頃之，秀吉開幄而出，侍衛呼叱，二使惴伏，莫敢仰視，捧金印冕服，膝行而進，行長助之畢禮。三日，饗使者，旣罷，秀吉戴

冕被袈裟，使德川公以下七人各被其章服，召僧承兒讀冊書。行長私囑之曰：冊文與惟敬所說或有齟齬者，且且譚之，承兒不敢聽，乃入讀冊。秀吉之傍，至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變色，立脫冕服，拂之地，取冊書，批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髻虜之封哉！且吾而爲王，如天朝何？乃召行長，誚讓曰：汝敢欺罔我，以爲我邦之尊，吾將併汝與明使者皆誅殺之。行長股栗，謫罪於一奉行，出書牘數通爲證，承兒亦救解之，事纔得止。而秀吉怒未釋，卽夜命加藤清正、大谷吉隆、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逐明韓使者，賜資糧遣歸。使謂之曰：若亟去告而君，我將再遣兵。

屠而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人。以明年二月
悉會故行臺柳川調信私囑黃慎曰。太閤意已決矣。速獻
三道使王子來謝。不則貴國復被禍矣。惟敬猶疑其虛。喝
已而見沿道治兵狀。則大驚奔去。秀吉初養夫人姪秀秋
爲子。出嗣小早川氏。於是。以爲大將。以浮田秀家毛利秀
元副之。以黑田孝高充其參謀。以清正行長充其先鋒。使
行長立功自償。諸將皆前役所遣。已諳海外事宜。以故秀
吉不復親出。自居伏見。遙授方畧。置吏于那古耶。以司諸
道糧運。二年正月。明使者至。明倂報秀吉受封拜舞和議
全成。因私賞海外珍寶。號爲日本幣物。已而吳越將吏上

變告曰。秀吉先鋒加藤清正已擁二百艘上機張矣。明主
因詰方亨得實。乃謂惟敬。惟敬慚謝。因曰。秀吉責韓而已
矣。不久將去。明不信。乃戒東北守備。復大募兵。遣那珣楊
鎬麻貴楊元劉紱董一元等。率而東下。諸將皆以智勇聞
其國者也。我兩先鋒已濟海。并其戍兵。行長軍金山。清正
自機張攻梁山。陷之。軍于西生浦。韓人懲創前役。逃竄駭
散。清正榜諭之曰。太閤命吏責問朝鮮。王屯兵東邊。以俟
其報。汝民各安其居。勿敢擾亂。二月。孝高奉秀秋至金山。
因山海之勢。列壘寨。聯舟艦。以爲根據之地。出令禁暴掠。
而諸道望風潰奔。時韓地荒廢。無糧可因。我海運亦未遑

諸將以故不輒進。聲言朝鮮獻三道如約。乃止。不復深入。韓王使李元翼守烏嶺。而自奔海州。告急於明。明君臣歸罪於石星。奪其官。且議曰。割地之議。出於惟敬之託言。忠清。韓之府藏。全羅慶尚。韓之門戶。皆其重地。而明之海路亦恃為藩屏焉。今予之秀吉。秀吉以為取韓犯明之資。彼之舟帆晨發。夕至天津登萊。非明之有也。因宥惟敬。使往更為說。以弭和兵。清正行長使人返告。韓不獻地。秀吉報曰。當俟韓穀熟。進入全羅。以攻諸城。必攻破而後已。且戒行長等曰。前使我不得志者。全羅水軍也。此行必報之。惟敬在南原。明主數責其効。韓人亦指目之曰。是左右賣國。

反覆之臣也。聞明敗和。而使韓受其弊。惟敬大窘。又聞石星已下獄。則怒。因度以為行長主和。清正上戰。不若先退。清正因遺書清正曰。三國講和。將歸無為。而足下勸大閣敗之。明主命那總督以精銳七十萬。將首擊足下。足下速請和。弭兵。不然。禍不旋踵。清正答書曰。吾每病朝鮮兵羸弱不足與較。今當明軍作一快戰。吾所願已。惟敬得書。不知所為。乃因行長欲投歸於我。行長許之。那玠在遼東。聞之曰。彼入日本。必為我腹心。害者乃令楊元伏三千人。要其走路。捕之。尋被誅。而我與明遂絕。明軍已至全羅。揚元在南原。陳愚衷在全州。韓將元鈞在閑山。唐島水陸相援。

以守全羅。七月，我水軍諸將議攻唐島。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先發，韓以數百艘逆擊。高虎安治親揮槍力戰，加藤嘉明後至，遇敵，大艦艦上列卒，張弓持滿，擬之。嘉明拔刀躍入其艦，敵不敢發。嘉明立斬數人，遂奪其艦。諸將因奮擊，大破之。元鈞收兵守閑山，而明將楊錫麻貴等繼至。韓令鈞進擣釜山，初鈞與李舜臣並將水軍，行長間使人告韓曰：「清正自收媾，吾深嫉之。今孤軍先濟，宜襲執之。」韓王乃命鈞舜臣舜臣不肯，鈞劾其逗留，王召舜臣下之獄。鈞於是獨將，及受此命，不得不自進，乃合水路諸軍赴釜山。行長聞之，八月，伏兵于加德，以舟兵逆擊于絕影島。會日

今一作

暮風濤大起，我軍佯退。鈞縱兵冒濤而進，比至加德，飢渴下舟取飲，伏兵起，行長還之，夾擊大破鈞軍。鈞逃至巨濟，行長復夜襲之，遂斬鈞，乘勝西向，連陷南海、順天，自豆取津上陸，而清正兵自西生浦，歷慶州，入全羅，諸城望其旗，曰：「鬼上官至矣。」不戰而潰。清正進與行長合，攻黃石城，陷之。守將郭趙宗道等皆死。我軍乃二道並進，清正從雲峯，淳田秀家繼之。行長從密陽，毛利秀元繼之，兵各五萬，會於南原。韓元帥權慄軍雲峯，望清正軍，棄守而逃。我諸將使島津義弘加藤嘉明絕全州援路，而合軍入南原，投書揚元約戰。期元高壘深塹，悉眾捍禦，諸將疾攻，兩晝夜

已而退兵窺城兵倦且息則復進伏卒一面而三面填塹踏籍而登元在帳中裸跣走其所率遠東突騎數千爭門馳出伏兵要之奮刀斫馬足適月明明騎莫得脫者韓將李福男等皆死我軍進向全州州民素苦陳愚衷徵求及聞南原陷皆遁走明兵阻之多爲韓人所傷愚衷遂棄城走會麻貴遣牛伯英等援南原不及與愚衷合兵軍于公州我諸將因糧於全州終議入國都韓王間水陸軍皆敗謂烏嶺之守無益也使李元翼引兵徑出忠清以阻我軍鋒復起李舜臣統三道水軍舜臣至錦島與我將菅正陰遇于碧波亭下以大礮乘潮來攻正陰敗死舜臣因與明

水軍將陳麟軍古今島以扼我水軍而我陸軍一隊以秀元爲將黑田長政爲先鋒進迫國都九月軍于全義館擊明將解生干稷山明將楊登山牛伯英來衝我陣長政將後藤基次栗山利安揮槍拒之殺傷相當登山伯英退與生合濟川斷橋我兵絕流而渡擊走之明軍復大至長政將母里友信原種良等力戰秀元亦至擊卻明軍於是明軍在國都者不敢出我軍亦持重不進天漸寒十月清正退守蔚山行長退守順天諸將連營與釜山相爲聲援明乃遣李如梅來取谷城遂攻毛利秀包于星州不能取秀包亦以兵少退守求禮十一月邢玠入韓聚議都城以爲

和兵持重。若待秀吉親濟者。其志不在小。宜及今擊之。會明諸道募兵皆至。乃分爲三。李如梅將左軍。高策將中軍。李芳春解生將右軍。明三十三將與韓七將。分屬三軍。以楊鎬麻貴統之。糧餉火器皆極豐備。期以十二月進攻焉。我諸將聞之。益修城壘。清正巡視西生諸寨。而留裨將加藤清兵衛與毛利氏援卒俱修蔚山。明諸將議曰。秀吉諸將清正最勇悍。先克清正。則餘從風解。乃聲向順天以牽行長。而諸軍會慶州。留高策于彥陽。以絕釜山援路。而李如梅解生等皆萃于蔚山。蔚山土木未竣。其役卒駭明軍至。入告清兵衛。清兵衛出戰。陷伏大敗。入城嬰守。淺野左

京大夫率毛利氏將太田政信穴戶元繼等。將往蔚山。監役行至彥陽。與高策夾嶺而舍。未相知也。比曉。我兵兵上嶺。爲明先鋒所獲。我軍乃覺。政信元繼說曰。衆寡懸絕。不若疾走入蔚山也。大夫曰。幸長提兵至此。未覩明人之旗而逃。何面目復見太閤哉。公等欲走。卽走。吾當死於此矣。乃遣其將太田岡野龜田森島四人。率銃隊進。逆擊明先鋒。卻之。大夫在高阜。望見策軍踰嶺也。恐其戰沒。使人召還之。不肯。奮擊斃數百人而死之。獨龜田脫歸。獻所獲甲首。且曰。明兵之衆。望之無際。請君速退。大夫怒曰。吾豈聞衆而退哉。自揚微號。麾衆而進。將士覩之。爭赴明軍。大夫

身被十餘創猶進不已。龜田力諫使二從士回其轡而以
刀鞘鞭馬。馬奔蔚山。策兵追躡。岡田某福永某返戰而死。
清兵衛望見出城迎入。元繼爲明軍所隔。自間路入島山。
島山蔚山別堡也。時楊鎬李如梅等已破蔚山外郭。大夫
代清正率厲將士嬰壁守之。明兵以大夫爲清正也。欲必
獲之。攻擊甚急。大夫自放銃無不命中。時開門突戰。殺傷
過當。一城之間有川。李芳春解生泛兵艦以絕之。城兵銃
破其五艘溺數千人。而敵勢不衰。麻貴茅國器鼓衆攀壁
前者墜。後者登。晝夜不歇。城兵欲告急於清正。清正時在
機張。相去三日程。敵衆充塞道路。大夫曰。誰可往者。近臣

木村某奮請往。大夫壯之。予以善馬已出門。明兵麇集木
村。一騎馳突萬衆中。一日一夜達機張。見清正告急。清正
大驚。投袂而起。左右或止之曰。蔚山以孤城當大敵之衝。
而我寡兵援之。終不能保。不若棄之也。清正曰。彈正囑我
曰。緩急幸援我兒。今餒之敵。何以立天下。乃率見兵五百
人人負糧食登舟赴援。與明候船戰江中。走之。清正自蒙
銀兜鍪杖薙刀。立船首。指麾士卒。明韓諸軍指目莫敢近
者。遂入蔚山。鎬貴謂將士曰。清正定入城矣。猶搃虎而刺
之也。明日。合諸軍蟻附而上。清正令士卒投大石巨材擊
卻之。卽夜與數百騎襲明軍。大獲而還。敵更起飛樓以火

疾
謔

筒佛即機百道並攻城壘震裂清正與大夫堅守不屈鎬
貴知其不可力取乃下令休戰合圍十晝夜斷我汲道城
兵飢渴皆齧紙煎壁土刺馬飲其血馬盡乃飲溺夜出城
外搜明人尸取其所佩糗糧牛炙食之天大雪士卒殫瘁
有墜指者而清正意氣自若益修守具用銃及紙礮日斃
明兵數百千人鎬貴夜設伏而曉焚營退走數里以誘城
兵城兵欲追清正不許曰彼舉火以退退不設殿不以夜
而以曉是將誘我而殲之也久之明伏稍稍出終復圍之
浮田氏卒有亡在明軍者呼語城上人曰楊經理願媾和
欲與加藤公面議之期城外百步相見清正欲往大夫曰

敵情不可測公受太閤命為一方重寄勿輕出貽笑外國
雖然不出示之怯也度彼未識公而僕請為公代行眾遂
兩止之故紓會期以俟我援兵至黑田孝高在梁山使使
告釜山曰蔚山急矣即陷諸城隨之不可不赴援諸將然
之豐臣秀秋毛利秀元黑田長政加藤嘉明森忠政蜂須
賀家政藤堂高虎其子高良脇坂安治等將騎卒五萬自
彥陽昌原分道赴援而行長自海上會之三年正月秀秋
等至彥陽擊破高策與昌原軍皆赴蔚山行長益裝空艦
蔽海而至揚鎬聞我軍自三面至挺身先遁麻貴解生等
乘夜解圍長政使後藤基次晨出候軍得一馬鞍于水涯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還報曰。是日本制。我兵已有騎渡者。不可後矣。長政即馳
躡明軍。藤堂高良等揮槍繼之。清正與大夫乃開門合擊。
敵衆崩駭。獨其將吳惟忠茅國器殿而回戰。吉川廣家奮
擊走之。明軍大走。遺棄糧仗蔽野。諸將之救蔚山也。明俟
我空虛。一軍襲梁山。爲黑田孝高擊卻之。一軍襲金山。浮
田秀家使立花宗茂邀于般丹。燒而走之。明主得蔚山。敗
聞。與其下議曰。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內力。加以全韓之
兵。期於必克。今乃如此。罪當歸經理。乃罷楊鶴。以萬世德
代之。與鄧子龍張芳監芳威等率楚兵往助邢玠。秀吉得
蔚山。捷聞。賜手書於清正賞之。爲餽糧食。三月秀吉携秀

賴及夫人以下遊醍醐。命前田玄以掌供帳。務使豐盛。勿
有遺憾。四月遣使諭諸將。留秀秋行長清正。及島津義弘
黑田長政左京大夫等十餘將。其餘盡罷歸。其留者分爲
四屯。秀秋守金山。而蔚山在其右。清正守之。順天在其左。
行長守之。泗川在其前。義弘守之。四城兵凡十萬。明兵亦
可十萬。世德與邢玠議。令李如梅當義弘。劉綎當行長。麻
貴當清正。陳璘以水軍出其後。已而召如梅以董一元代
之。相持未戰。是月秀賴進從二位。爲權中納言。五月秀吉
有疾。六月外師罷者至。乃召見慰勞。論其賞罰。七月秀吉
疾篤。召德川公諭之曰。外國未服。而吾罹此疾。吾死則難

作非卿莫以定之。吾今日以天下託卿。卿爲我努力。秀賴幼弱。亦煩卿保護。至其成長。當立與不當立。一在卿之心。德川公歔歔曰。殿下百歲之後。孰不奉嗣君者。雖然。人心不測。殿下宜運其神算。以建萬世之安。家康不才。不敢當重任。曰。吾熟思之。莫若卿者。卿勿避也。德川公固辭而退。秀吉遂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告之。二人諫曰。殿下百戰取天下。而一日予之他人。是胡爲也。今天下猛將謀臣。無不被殿下恩者。其於輔嗣君何有。於是定大老奉行。奉行五人。如故所置。德川公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爲五大老。以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堀尾吉晴。爲

三中老。小事決於奉行。大事決於大老。大老奉行。或有不協。則中老居間和解之。使片桐且元。小出秀正。傳秀賴密囑。一人曰。吾起人奴。至爲關白。孰非國恩哉。吾與明構兵禍。結弗解。吾深悔之。彼聞吾死。或大舉來報。國朝自古未曾受外國侵辱。及我時受焉。吾深恥之。是吾所以託國於家康。至我家存亡。未暇恤也。雖然。家康必不負我。汝輩謹保護秀賴。莫使生釁隙焉。又使木村重成。薄田兼相。渡部尚副。二人分親兵爲七隊。以速水守久。伊東長次。青木一重。真野宗信。中島氏種。野野村吉安。堀田正高。爲隊長。馬標。旌旗。盡傳之秀賴。使母衣騎郡良。列卒將津川左近。掌

之八月盡會大老奉行以下爲誓。誓曰：虛心協謀，務輔嗣子，勿樹私黨，勿忘公義，勿變更，勿漏泄，勿不告而結婚，勿不告而交質。嗣子六歲未能親政，前田保之於大坂，而德川視事於伏見，封邑行罰，皆俟嗣子之長。命淺野彈正石田三成曰：汝赴朝鮮收我兵，不能收則遣家康。家康有不可往，則遣利家。二人遣一，雖有百萬敵不能尾也。十三日疾大篤，將瞑已而張目曰：勿使我十萬兵爲海外鬼言畢而薨。年六十三。羣臣祕喪，使前田玄以密葬之于阿彌陀峯。九月三日，德川公與諸侯盟無貳於嗣君，遂使淺野石田以遺命赴肥前，密召在韓諸將，諸將之與明軍相持也。

明兵益至，邢玠萬世德促諸軍進攻。劉綎患順天帶山海不可近，則思沈惟敬所爲，欲誘而取之。遣間使來告行長曰：先鋒嚮與我國盟矣。因清正誑惑關白，復致有今日。今兩國兵老，吾欲親與先鋒會以成前盟也。行長不信，瞰綎單騎候於道，則信之。將出赴會，而我兵降在綎部者爲泄其謀，行長驚還。綎恚而來攻，行長擊卻之。清正亦竣蔚山役，糧多兵勇，人思一戰。九月，麻貴至溫井，懣前敗，堅壁不敢出。清正屢出戰，擊走貴兵。立花宗茂在釜山，自請以五百人往救清正。值明五千人于元漬，乘曉霧薄擊克之。遂追北，或以衆寡不敵止之。宗茂曰：敵馬足亂，可追，不追視。

我寡也。追擊復克之。既舍。逸明囚。設五伏以待。曰。吾乃視寡而誘之也。夜半。明兵來襲。伏起。復克之。明日。未至蔚山。數十里。與清正夾擊麻貴。大克之。是時。義弘及子忠恒在新寨。與董一元夾晉江而軍。茅國器聞。烏津氏與豐臣氏為宿仇。以為可間也。乃作檄數秀吉罪。遣辯士以搖義弘。義弘叱而卻之。國器又說一元曰。義弘築望津。東陽。泗川。永春。昆陽。金海。固城。新寨。八壘。勢如長蛇。望津。其首也。擊其首。餘易制耳。一元然之。會明捕虜郭國安在望津。送款於一元。約為內應。舉火為信。至期。國器引兵臨江。我兵亦出寨臨江。已而寨中火起。吾兵顧而救之。明兵乃渡。陷望

津。忠恒在新寨。欲赴援。義弘曰。未可。望津兵退守泗川。而一元已分兵襲永春。昆陽。燒其積聚。悉軍渡江。遂乘夜襲泗川。我守將出戰。斬明驍將李寧。盧得功。潰圍走新寨。忠恒復請赴援。義弘曰。未可。一元已取數壘。而烏津氏不出。意甚輕之。進燒東陽倉。火晝夜不滅。遂向新寨。國器止之。勸先攻金海。固城。以奪其羽翼。不聽。十月朔。一元合兵。以國器及葉邦榮。彭信古為先鋒。以藍芳威為後軍。攻新寨。自卯至巳。以木砲摧大門及城牆。薄塹拔柵。賊兵殊死戰。會砲炸烟焰四迸。明陣亂。義弘目忠恒曰。可以出矣。忠恒唯而起。與數千騎闢門直衝明陣。明陣皆披靡。而國器邦

榮以萬人橫入于城。義弘豫勒五千人迎擊走之。芳威望見先走。明軍遂大潰。義弘忠恒追奔逐北。斬首三萬餘級。明兵爭走相擠。伏尸二百餘里。我軍以亡糧不復窮追。追至望津乃還。而秀吉之赴適至。諸將潛相告言。稍稍治歸裝。而明都御史在吳者。謀知秀吉沒。報告明主。明主大喜。舉朝相賀。於是趣邢玠等躡我軍。郭國安亦走告之。明羣帥羣帥創新寨之敗。不敢進。當是時。我邦訛言明大舉扼我兵歸路。德川前田二老皆欲親往。眾議止之。使藤堂高虎代之。來至行臺。得新寨捷書乃止。而釜山軍已從秀秋還對馬。清正義弘次收兵。還行長亦欲還。而劉綎復來圍

來

作

之。清正與義弘返擊拔行長。皆上舟。陳璘、鄧子龍、李舜臣、陳鰲、馬文煥、陶明宰等。以兵艦數千艘要之海中。清正已去。義弘鬪且卻。至加德島。明兵四集於行長。行長厲士卒止戰。會明人失火器。反中其船。我兵因奮擊。鏖其兵。斬子龍。舜臣來救。亦射殺之。進圍璘。幾獲之。而鰲、文煥繼至。銃炮交發。盡焚我舟。行長上一島。奪敵寨據之。明兵艦環守焉。行長乘夜獨遁。歸於義弘。義弘返載其餘衆。與鰲、明宰戰。擒明宰而還。皆至加德。劉綎以生兵來攻。義弘行長擊卻之。明軍不敢復追躡。我軍盡達對馬。十一月。諸將整軍至那古邪。兩奉行迎之。宣秀吉遺命。諸將皆泣。三成曰。公

等詣伏見。當各之國來。以茗讌相招。清正曰。諸君好爲茗讌。我守孤城七年矣。勞悴纔存。毋茗毋酒。當炊稗粥。答之耳。三成嫌之。先是行長德。清正救順天也。欲釋憾焉。清正曰。吾亦欲之矣。如子善治部何。自是相讎益深。於是諸將相率詣伏見。謁秀賴。諸老慰勞之。令罷之。國以嗣君猶幼。國家多難。不敢自逸。俟明年去。明年大老奉行論征韓功。賜義弘以公田。在薩摩者四萬石。清正行長以下。得賞有差。

日本外史卷十六終

日本外史卷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下

慶長四年正月十日。前田利家奉秀賴。從大坂。抱坐正廳。德川公以下。牧伯將吏來謁之。德川公還。告伏見弟視事。五奉行更遣兵守城。皆如秀吉遺命。而德川氏威權獨熾。利家謂其侮已。乃忿恚。欲罷就國。細川忠興爲利家戚屬。引遺命諫止之。是月二十一日。大老奉行連署。誚德川公曰。足下行事多可疑者。皆太閤遺令。與伊達福島。須賀三家。私結婚姻。是欲何爲也。宜解政就國。又誚三家。三家

不服。三家與黑田淺野池田藤堂細川京極有馬金森山岡諸將皆嫉石田三成。爭附德川氏。仇視他侯伯。三中老議曰。遺命所謂居間和解者在於此。二月。乃請大老奉行。尋盟于伏見。利家有疾。加藤清正與細川忠興淺野左京大夫勸利家興疾赴伏見。三月。德川公亦往大坂。利家病甚。扶而起。泣囑之曰。吾將且夕入地。願公盡心以輔嗣君。德川公曰。諾。利家次子利政欲刺德川公。為其兄利長所止。三成等會議于小西行長宅。曰。內府專橫。惡視嗣君。諸老所共憤也。不可不速除之。行長因建議擊之策。前田玄以素通款德川氏。故發異議沮之。三成又欲以火器襲之。

伏見第。延細川忠興告謀。忠興復沮止之。走告德川氏。教之徒居于向島。行長曰。諸公明文墨而曉兵機。乃為豎子所誑。大老吉隆聞諸奉行之謀。謂增田長盛曰。吾視諸公所為。不務利嗣君。而專害內府。內府苟貳於嗣君。宜俟其罪著而討之。天下誰有棄此歸彼者哉。今自我開釁。彼則有辭。是不獨自禍。乃禍嗣君也。長盛以告三成。三成弗肯。文祿之役。三成長盛吉隆在朝鮮。聞淺野黑田來就議軍事。兩人方圍碁。不顧三成等。三成等怒而出。兩人收局。問侍者曰。三奉行何不來。侍者告故。乃使人呼返之。三成等不肯。為惡言而去。終惡兩人於秀吉。兩人之子深啣之。於

是與加藤清正加藤嘉明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細川忠興
 連署罪狀三成請誅之德川公不許乃如大坂請於利家
 利家疾篤三成方視之七將不得達乃各自治兵欲擊殺
 之未發也閏月三日利家疾革奮呼曰天下洶洶吾不日
 嗣君成立而死死不瞑矣遂薨眾推其長子利長代之列
 四大老之下七將曰大納言既沒三成必出欲要擊之或
 走告三成毛利浮田島津上杉佐竹五家皆善於三成佐
 竹義宣自伏見馳至弔前田氏因見三成于浮田氏曰寧
 自歸於內府携詣德川公德川公納之七將聞之憤惋追
 至伏見或說德川公勿除三成公大悟遂諭七將弭兵七

大悟
一有

德川
字

將不得已聽之又諭三成解政權就封澤山七將欲要擊
 之見德川氏兵護送乃止上杉景勝與三成通謀約俟明
 歲東西舉兵以討德川氏四月太閤廟成詔賜號豐國明
 神自秀賴徙大坂伏見城無主五月黑田長政堀尾吉晴
 等請德川公入城如太閤故事六月毛利浮田以下外征
 諸將皆謁歸七月前田上杉佐竹三家亦之國德川氏久
 不觀秀賴頗有物議淺野片桐等數從之辭以疾八月乃
 往遂留居西城西城時為秀賴嫡母淺野氏所居於是淺
 野氏遜於京師有流言淺野彈正大野治長土方雄久援
 前田氏以圖德川氏十月放治長于下野雄久于常陸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彈正于武藏府中。下令北伐前田氏。細川忠興爲謝之。德川氏徵前田利長母爲質。十一月。徙之江戸。增田長盛。長東正家爭之曰。遺令勿不告而交質。蓋與諸老議。弗肯利。長泣而奉令。是歲。德川公加封細川忠興。堀尾吉晴各五萬石。五年春。德川公戒上杉景勝西上。答曰。我受太閤遺旨。鎮守東陸。何受內府令也。乃數其背盟十罪。德川公大怒。議東伐。上杉氏夏以其義女妻黑田長政。留兵於伏見。而自將諸軍東下。三成欲起兵乘其後。會大谷吉隆自其邑敦賀會師。三成使人要之。告以其謀。吉隆極言其非計。三成不肯。吉隆乃訣去。低回久之曰。吾與治部共仕太閤。

舊相好也。今知其事不克。棄之非義。乃還。三成大喜。與長東正家皆赴大坂。見增田長盛定議。秋。遂移書遠近曰。內府有罪。嗣君命討之。苟念太閤恩誼者。宜來戮力。毛利輝元以下。侯伯來會者四十餘人。時東西諸侯妻子皆在大坂。三成收之城中。使輝元長盛守大坂。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島津義弘等將四萬人。攻伏見城。小野木重勝等將二萬人。攻田邊城。毛利秀元與長東正家僧惠瓊將三萬人。攻阿濃津。京極高次等將二萬人。徇北陸。吉隆在敦賀。招北莊大正寺小松三城下之前田利長與弟利政爲德川氏攻拔大正寺。遂欲攻北莊。北莊乞援於敦賀。吉隆乃

自將赴援。或曰：堀尾氏兵守府中，而在我後，不先取之，則進退皆難。吉隆曰：北莊陷，則小松孤立矣。至若府中，則不必取也，亦不可取也，即可取也，不可不分兵守之。分則兵寡，以寡對衆，是爲難耳。且彼必不敢要我矣。是我使敵守城也。我既卻北兵，以存諸城，則彼不攻而下矣。卽夜五更，馳至北莊，利長姊夫中川宗伴在京師，將赴北陸。吉隆要而執之，令爲書給利長曰：內府西上將士多叛，大坂兵逆擊之美濃，走之。遂發舟師，將取加賀。公宜早爲之備。利長得書，疑懼，引兵卻。府中果遂降。於吉隆會高次等至，合兵復大正寺。遂定越前，置守而南。吉隆教三成招織田秀

信。秀信以岐阜降。於是三成導諸將至大坂。秀家曾拔伏見來會焉。德川公至下野，聞變，不爲驚，然以諸將負在大坂，頗疑之。使人問其去就，諸將皆奮欲擊三成，乃誓曰：公苟不渝太閤約，善視嗣君，則僕等力戰，必梟治部。諸將乃先發，首攻岐阜，下之。三成與島津義弘援之，不及。東軍陣赤坂。秀家欲夜襲之，三成弗聽。秀元拔阿濃津來陣南宮山。秀秋來陣松尾山。初，秀賴與生母淀君居大坂，而嫡母淺野氏稱北廳，居京師。庶母京極氏稱松城，居大津。北廳之兄曰木下家定，家定子爲秀秋。及兵起，北廳使人戒秀秋曰：內府不利秀賴，則力拒之。非然，則勿負之。秀秋遂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送欵於江戶。松城君之弟爲京極高次。高次受封大津。與德川氏嗣子並娶淀君之妹。亦送欵江戶。及岐阜陷。吉隆召北陸諸將會大垣。高次後發。馳歸大津。舉兵應德川氏。立花宗茂筑紫廣門赴大垣。比至石部。聞之。返陣勢多。曾毛利秀包等來自大坂。則合兵攻高次。淀君遣二女使諭松城君及高次夫妻。不肯。宗茂等攻奪其郛。而城未下也。德川公分兵爲二。自將一軍由海道。使其嗣子秀忠將一軍由山道。命彈正少弼助之。關西從風而靡。爭先送欵。山道之軍進至小室。招真田昌幸。秘昌幸赴會津。至大伏。而大坂檄至。長子信幸曰。吾受關東殊遇。請東矣。西軍卽敗。

按父兄
疑當作
父弟下
同

吾爲父兄乞命。幸村曰。太閤舊誼。不可背也。寧西而死。不東而生。昌幸曰。欲東者東。欲西者西。而吾與西者也。乃遣信幸之江戶。而自與幸村以兵三千歸上田。東軍三萬陣于小室。信幸從在其軍。以書招其父兄。不肯。居四日。東軍來攻上田。城帶川。昌幸壅其上流。伏兵險阻。出戰佯走。東軍爭追。陷伏而亂。乃決其壅。水大至。東軍不能繼。幸村以突騎蹙之。遂大敗其軍。使不得進者三日。其海道軍侯之亦遲回數日。以其久不至。乃獨進陣于赤坂。秀家與三成計。亦設伏而挑戰。敗其前軍而退。於是諸將大議決戰。秀家吉隆欲固守大垣。以俟。由邊大津兵。島津義弘欲夜襲。

赤坂三成恃其衆皆不聽欲出戰于關原夜赴南宮請秀
元夾擊東軍秀元素通欵東軍佯諾之三成遂赴松尾真
厲秀秋秀秋已與東軍約爲內應亦佯諾之吉隆疑秀秋
有異以其兵陣松尾山下吉隆有惡疾以綃蔽面輕服坐
轎戒其左右曰及敗速斬我頭且日兩軍大戰關原自辰
至未東軍數卻而秀元秀秋皆觀望不戰東兵窪島某馳
白德川公曰秀秋似背約請更爲計德川公驚曰我悔爲
小兒所賣使窪島向松尾山發礮使之黑田長岐亦使人
責秀秋秀秋乃以兵八千銜手六百下山擊吉隆吉隆怒
呼曰豎子背恩忘義不可舍也以六百人直衝其麾下尸

田重政平塚爲廣助吉隆大破秀秋斬東軍監使與平貞
治而脇坂朽木小川赤座等皆應秀秋與東將藤堂高虎
織田長孝等三面逼之重政爲廣皆戰死吉隆隊將易淺
五介退告之吉隆吉隆曰吾可以死矣勿使敵傳吾死遂
自殺五介到之使侍臣某藏之泥中而駢冒高虎陣死吉
隆二子吉胤吉之姪賴繼皆力戰返見空轎相泣欲死從
者諫之乃走欲守敦賀無肯納者遂走大坂賴繼尋病死
東軍以秀秋內應乘勢齊進西軍遂大敗秀家怒欲與秀
秋決鬪明石守重諫曰君爲元帥何自爲匹夫行也秀家
曰吾不翅惡秀秋也輝元不親出秀元亦持兩端事可知

矣。吾有一死報太閤而已。守重曰：縱諸將皆叛，君宜獨據其國以輔嗣君，徒死何爲？秀家乃走其將長河內，集死之。秀秋、薄義、弘義、弘擊走之，曰：吾雖敗，不肯卻走，以殘兵五百薄東軍而南。東軍爲動，東將牛伊直政等追躡，又擊走之。敵衆尾不止。阿多盛、淳代、義弘死，義弘得間踰鱒尾嶺而去。三成走匿伊吹山，散從者曰：吾欲自大坂航赴薩摩，以計再舉也。汝等宜伏匿以待時。三成遂採拾充飢，行四日，患泄至石橋村，就所知農夫某舍匿之。或者戒某曰：聞子匿而部令田中吉政在井口索之，其急事露，子必逮禍矣。農夫曰：無之。三成隔障間之，謂農夫曰：吾終不可脫。

汝盍出告農夫使之遁走。三成曰：吾病矣，不能寸步。恐累汝，汝第速自首。農夫乃之井口告吉政。吉政遣卒捕之，初三成之握權也，吉政事之甚恭。三成旣被捕，呼吉政如故，曰：吾欲報先君知遇，與上杉毛利等俱舉事，一敗至此，命也。願得速自殺。吉政請之德川氏，乃命醫治其疾。其父晴成、兄重成、子重家、姪朝成皆在澤山自殺。長束正家走保水口，東兵來逼，誘出之，迫使自殺。僧惠瓊亦被捕，皆囚于東管。諸將帥爭折辱三成，獨淺野左京大夫視之憫然，脫其短襖衣之，曰：子雖我仇也，同爲豐臣氏臣，吾不忍乘其困，加以無禮。德川氏聞之心敬憚大夫。義弘之南走，經伊

賀大和行破上兵而至大坂欲與輝元長盛俱城守二人
不答乃取其質航歸薩摩先是田邊大津皆下立花宗茂
引兵東至草津聞敗還入京師使人謂木下家定曰貴息
之事不可言也子猶右嗣君則請共守大坂家定曰子先
往乃閉門自守宗茂遂至大坂使謂輝元曰公苟城守願
扞一而輝元曰議而後答宗茂罵曰今日復何議乃欲歸
其國將士曰公所以酬豐臣氏足矣因勸降德川氏乃送
降焉亦航歸柳川秀家經近江為土兵所困獨從二人竄
土窟中間捕者至欲自殺從者止之請其寶刀出告東軍
以秀家既死獻刀為證秀家至大坂聞其國已覆沒竟走

薩摩其妻前田氏利長妹也天歸加賀後數年利長問得
其實告之江戶乃責前告者告者請死釋之島津忠恒請
宥秀家死流八丈島前田利政據能登九鬼嘉隆據志摩
並抗東軍利政除籍嘉隆自殺是役也小西行長首應三
成三成以其更事倚賴之行長為人自殖而薄士士不樂
為之用也及敗陣亂不可禁乃走至糟川逢僧林藏主者
曰吾攝津守也吾德汝矣僧曰公盍自刃行長曰吾奉邪
蘇教不可自刃僧乃執而告之是歲冬與三成惠瓊皆斬
于京師加藤清正初知三成必舉事止德川氏東行不聽
乃歸其國逢大坂檄至曰是佞豎託幼主以濟其私也乃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發兵攻小西氏城邑盡并之。會黑田孝高攻略近國。因合
兵降筑紫廣門等。遂臨薩摩。島津義久已降德川氏。森勝
信其弟勝永出小倉走匿。上佐上杉景勝與伊達政宗最
上義光戰而勝之。佐竹義宣觀望不出。及聞上國敗。皆降
德川氏。先是德川氏既捷。將入京師。諸將先進至大津。福
島正則議曰。吾輩知三成舉事非即君意。故右內府討之。
今三成既敗矣。內府或遂謀不利於即君。則吾以死拒之。
淺野加藤等皆然之。乃入京師。德川公至大津。置關于日
岡。以其臣伊奈圖書守之。正則使使大津。為關吏所辱。使
者復命而自殺。正則怒以其首贈井伊直政。直政驚斬關

卒數人謝之。正則愈怒曰。白卒不直一士。必得圖吾頭。如
不見許。吾將為我所欲為也。圖書聞之自殺。既而德川公
入大坂。不問秀賴。遂大行慶讓。削毛利輝元之六國。放曾
田長盛于高野。真田昌幸與子幸村亦遁高野。以秀秋功
最大。封浮田氏故地。尋病狂死。國除。其父家定削邑。兄勝
俊利房皆奪封。兄延俊獨邑。丁酉後。當是時。德川公威權
益熾。七道將士皆會江戶。留其拏為質。而秀賴獨食攝津
河內和泉六十餘萬石。初片桐且元小出秀正憂諸奉行
舉事而不能制也。東西之軍未接。二人亟發使者赴關東。
分疏其意。諸奉行要之。使攻阿濃津。使者亦恐嫌。遂終

從之。德川公怒。秀正退居岸和田。尋病卒。日元獨傳。盡心
輔導。未嘗離左右。八年三月。德川公為大將軍。四月。秀賴
陞內大臣。敘從一位。七月。將軍以其孫女妻秀賴。命日元
迎之。令大坂加元封萬石。且元以嗣君幼。辭不受。尋如
江戶。將軍面諭。勸其受。元曰。臣將軍讓
職。其嗣子秀忠。五月前將軍在京師。諷北廳使秀賴來見。
定君母子相依。不欲分離。又恐其有變。固辭不遣。十二年
二月。秀賴患痘。福島正則自安藝馳至。日夜看護。先是正
則謂結城秀康曰。公太閤養子。於大坂。即君為兄弟。將軍
百歲後。公善遇。即君老奴。亦當竭力周旋。秀康疑其有異。

志絕之。初。秀吉造金馬數十。馬當鈔金。千枚。藏之大坂
城中。以備軍須。十五年。秀賴以東。吉再興。方廣。寺以繼先
志。且示監役。所費鉅萬。多鎔金馬。充費。是時。關東工役
數起。福島加藤。淺野。池田。諸家。每助其役。清正赴江戶。多
率士卒。又必過省。秀賴因置邸於大坂。如故。凡邦俗。男子
必剃其鬚。髻而清。正長髯。自喜。前將軍使長髯一作長鬚親將。以其私
謂之曰。以予觀於公。有可去者三。長髯一也。大坂邸二也。
東行從兵三也。清正曰。吾戎服著銅面。有髯。以為之籍。則
肅然。無有搖撼之患。徹大坂邸。是棄太閤舊誼。不以兵自
從。緩急不及事。皆不可去也。十六年三月。前將軍在京師。

使織田長益來諭。召見秀賴。定君不肯。北廳使清正及淺野左京大夫促之。二將因啓曰。臣輩以死守郎君。必無慮矣。且元亦自京師馳還。苦諫之。定君乃遣秀賴。二十八日。溯淀入京師。二將以弓銃夾岸而北。福島正則稱疾守大坂。前將軍使其二子義直賴宣迎之。東寺二將以下二十一人。徒步護輿入二條城。前將軍出迎之門。相見于正殿。坐。二將在其後。秀賴贈前將軍以名刀二口。駿馬一匹。黃金三百枚。及錦緞若干。其公族將領皆有所遺。前將軍答以二刀三鷹十馬。饗畢。清正曰。定君遲歸。請辭矣。前將軍

使其女婿池田輝政賜酒於二將。既罷。扶秀賴出謁北廳。拜豐國廟。視方廣寺役。自伏見上舟。清正獻酒賀焉。歸其邸。出短刀于懷。泣曰。吾今日聊報太閤之恩矣。四月。義直賴宣來大坂。報秀賴北上也。秀賴迎而饗之。六月。清正病卒。清正嘗謂人曰。前田利家。晚志儒學。招吾及浮田秀家。淺野幸長。語次舉論語。托孤寄命之章。吾爾時不知其何謂。乃者讀而思之。略有所曉。當今之世。不念此語者。恐陷不義也。清正既卒。淺野父子相繼病卒。十八年。秀賴以東旨。加片桐且元。大野治長。祿各五千石。且元與木村重成。薄田兼相及七隊長。以遺命保護秀賴。服事關東甚謹。而

治長者。定君乳母子也。織田長益者。定君季父也。皆見親信。宴與且元相軋十九年。正月彗星見東方。二月大坂天主閣烟起。眾趨救則無矣。使韓人李文長筮之。遇艮之益。曰。尋兵失疆。喪其貞良。敗我散鄉。再筮。遇臨之坎。曰。人面鬼口。長舌如芥。斷破瑚璉。殷商絕後。秀賴大懼。命巫讓之。四月。方廣寺成。乃鑄洪鐘。命東福寺僧清韓銘之。五月。遣片桐且元赴駿河。告成。請慶前將軍曰。右府為願主。宜親往慶之。因命其親臣本多正純以女為且元婦。慰勞遣歸。且元大喜。復命。十八月三日。公卿以下皆會。縱四方民觀。儀將發行。會前將軍覽鐘銘稿大怒。曰。銘有國家安康之

按藩翰
譜烈祖
成蹟等
書並重
則作重
昌重則
未詳何
誤人疑
誤

句。是載我名也。序有大小釋迦迭為主伴之語。是欲代我也。秀賴何意。乃敢詛我。德川氏京尹板倉勝重馳使告之。且元停其慶會。且元大驚曰。是非右府所知也。詎之清韓。偶然及此耳。臣不學。成即附工。罪無所逃。今大儀垂成。萬眾已聚。而遽停之。恐驚民耳目。伏願且元畢禮。尋毀滅銘文。然後臣甘心伏誅。毋悔也。勝重不肯曰。是成詛也。遂停儀。物情騷然。且元召問清韓。清韓不服。乃使清韓赴駿河。陳謝。而自與其弟元重大野治長繼赴之。前將軍執清韓命。板倉重則如京師。令五山僧注疏銘文。僧多證其詛。且元至鞠子驛。留不敢入。九月有命。遣歸治長。而獨召且元詰。

責之。且元陳謝甚力。淀君聞且元等不得見。遣其乳母大藏與尼正永赴謝。二女欲專辨銘辭。急習其句讀。且誦且行。至則召入。溫言慰藉。不復及銘辭。使往江戶省。夫人淺井氏二女大喜。出意外。既還駿河。與且元皆告歸。許之二女請客書。曰。既面諭之矣。乃皆辭上途。有命。獨止且元。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言之曰。將軍意終不可解。右府何以爲信。表其無他。且元曰。願受教。二人不答。且元曰。請赴江戶取將軍旨。二人入白焉。曰。將軍意亦與我同耳。汝宜歸而熟籌之。且元遂辭去。馳及二女於上山驛。二女乃悉語之。以前將軍懇諭狀曰。國事莫復足慮者。且元曰。吾所聞則

大異諸。前將軍逼我以右府表信。吾揣其意。蓋有三策焉。淀君東與妹氏同居。上策也。右府往依婦翁。中策也。避大坂徙他下策也。二策行。庶幾無事。二女不言。退而相言曰。前將軍豈至於此。是市正欲賣我君也。密馳書告大坂。曰。且元形跡可疑。且元不之知也。使二女先還。而自入京。師與板倉勝重議事。淀君聞二女報。憤恚曰。吾雖太閤女也。於右府爲生母。何屈辱關東哉。寧與右府枕城而死。乃欲誅且元。遂舉兵。治長益力贊之。已而且元至謁秀賴。陳三策。秀賴稟之。淀君使人諭且元曰。俟後日面議。至期且元朝服將出。會其臣小島某自外來告曰。淀君信

讒言。猜公有貳於關東也。欲伏兵要之。遂舉大事。且元大
息曰。意年少輩。誑誤我君。自速亡滅耳。治長傳內言。召之
甚急。且元遂稱疾不出。治長知謀泄。恒懼曰。彼素掌管鑰。
諸城內有無。卽起兵奪城。不可悔也。不若先發誅之。乃令
七隊長赴攻之。七隊長皆不肯曰。市正忠勇無比。誅之是
絕嗣君手足也。於是一城大擾。兵士聚片桐氏者。百餘
人。治長患之。欲離間其兄弟。諭元重改。且元元重答曰。弟
兄誠懷。推貳。吾將大義滅親。不必煩公等。公等忌害忠臣。
又使人推及於同氣。未能奉令也。秀賴近臣。今木某潛來
說。且元曰。內城八門。公管其六。今夜潛兵奪城。逐治長兄

弟。而請命於關東。關東猶不釋。則翼我君舉兵耳。願公速
斷之。且元輦願曰。吾特欲待讒人來攻而自殺也。苟如公
所言。則長被及名矣。因令部下曰。卽及於戰。勿使矢嚮內
城。明日七隊長諭。且元納質。弭兵。退就其邑。且元從之。十
月朔。與治長交質。盡獻城門管鑰。致事而去。七隊長送至
大和川上。還質。訣飲。且元曰。吾苦心運籌。欲利豐臣氏。吾
上策而見聽。吾則請地築第于江戶之郊。故宏其規模。以
延數年。我君未壯。而前將軍大耋。吾策不亦善乎。區區之
心。未遑盡明。乃卒。至於此。因相擗泣哭。顧望而別。且元遂
歸其邑。茨木城。遠近騷擾。前將軍遂下令天下。共攻大坂。

秀賴會諸將議拒守。先是七隊長更候駿河。治長等疑之。頗收其兵。隊長皆怨望。於是不出參其議。速水守久和解之。乃出。治長建議曰。宜急舉事。天下比年苦土木。舉皆思亂。至西諸侯。概皆浴先君恩澤。誰不來援者。遂買城下及畷浦。漕粟及火藥。移檄四方。關原敗後。潛匿所在者。若諸國獲罪亡命者。爭先來聚。真田車村自高野。長曾我部盛親自京師。後藤基次自南都。森勝永自土佐。其餘內藤政勝。小倉行春。明石守重。御宿友政。塙直次。仙石宗也。岡部則綱。山川賢信。長岡興秋。北川宜勝等數百人。治長以竹範。鎔金馬以募兵。飢寒之士。偽姓名應募。旬日得五萬。而

有土將士無一人應者。秀賴手書招諸國主。前田氏以下皆縛使者。以其書獻德川氏。治長等意大沮。而事不可中止。乃颺言曰。諸侯伯皆陰通款於我矣。東軍來夾而擊之耳。遂修守備。壘高丈餘。十步一樓。北帶淀川。柵于長柄神崎二島。東控大和木津二川。鷓野今福以南。至於鷺島。皆臨汗田爲壁。西據橫港。連砦于川場。博勞。淵草島。福島。穢多道頭諸處。列艦于海口。南穿空濠。交錯材木於濠內。以沮敵馳驅。七隊長白。寨不可廣。廣則難守。况以一城抗天下。曠日持久而驅市人糜糧食。毋爲也。治長不聽。真田車村不喜受人約束。乃別築偃月城于玉造。阜開東西二門。

募信濃遺民得百五十人。秀賴又附以伊木遠雄山川賢信北川宜勝等五千人守之。幸村因獻策曰。臣聞德川氏檄天下兵以來攻我。我坐俟之。無他奇道。度關東北國之兵強。半未至。宜以此時出。大旆于天王寺。以勝永與臣爲先鋒。赴于山崎。使盛親基次出大和路。扼宇治橋。攻拔伏見。縱火京師。以大關天下之衢路。則西國諸侯必有來屬者。是一奇也。基次曰。計雖善矣。非萬全者。本城壯固無匹。雖受天下兵。可支三五年。如此則敵必有內變。諸侯被先世恩者。必歸款於我。何必遠出。衆然之。前將軍將軍率諸侯伯相繼西上。獨留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平野

長泰谷備好丁江戶。不許從軍。正則潛應大坂。需自其封安藝輸粟五萬石。其二姪正守正鎮皆入城守。以故最見疑。竹中重信受命自駿河赴江戶。諭旨正則。正則因以書諫秀賴曰。郎君因事許關東。自遂動兵馬。是自速亡滅也。願改其圖。奉送君于關東。以計無事。不則老奴爲東軍先鋒。一舉拔城。君其勿悔。豐臣氏安危將決於此。願熟計之前。將軍途覽其書。遂不許。從秀賴得書。亦無所答。重信復受命赴安藝。使正則子正勝治兵會師。正則遙戒其老福島丹波尾關石見曰。汝輩輔我兒。以應郎君。莫以我爲也。郎君而成事。吾死不恨。不然則吾何以見太閤地下哉。卅

波欲從命。石見爭之曰。吾儕之於主公。猶主公之於右府也。吾儕何可禍主公哉。遂擁正勝會東軍。蜂須賀家政既老。首迎謁東軍。片桐且元嘗託其貴。于界浦人宗薰。宗薰告城兵來掠界浦。且元乃遣兵二百援之。至尼崎。城索舟。尼崎人疑而不許。大坂兵出擊。且元城兵亦不援。且元退守神崎。土民聞其叛大坂也。爭起要之。與城兵合擊。遂虜其兵。且元懼免。於是前將軍至京師。召見之。且元辭曰。臣計輯和。乃開大隙。何以見爲。前將軍曰。兵起非汝罪。宜亟來此。更爲後圖。藤堂高虎爲東軍先鋒來陣。住吉郡良列願其孤軍欲襲之。議不諧而止。良列又欲遣間諜縱火兩

將軍營亦不用。東軍患二島難濟。懼其一流城兵出爭之。不克。十一月。池田氏兵自神崎濟城。兵出拒不利。幸村基次等建議曰。將軍不日。至天王寺。及其未陣襲之。必克。治長曰。是可用之小戰。今與天下戰。始合失利。不可復振。不若致之堅城下。而挫其鋒也。幸村等曰。以寡擊衆。自非出奇。何得勝乎。良列亦勸之。終弗聽。已而東軍悉至。列營四外。大凡五十萬許。治長發間使。誘舊屬諸將。諸將皆捕其使。獻之前將軍。前將軍遺書城內。使請和。不肯。幸村叔父信尹從在東軍。前將軍使之入諭。幸村降之。幸村答曰。關原之役。臣父子屬西軍。以寡兵抗大師。及敗遁逃。伏匿山

野。右府不以臣陋劣。授臣以數千兵。使將一。面是知臣也。士爲知己者死。臣死不能負焉。信尹復命。再遣說之曰。苟降則封以信濃地。世世毋絕。幸村曰。爲我謝前將軍。臣一死報右府。不知其他。有如東西拜兵。臣當寄食叔父耳。不然則雖受日本之半。而不能奉命矣。願叔父勿復來也。前將軍與木村重成。父重茲有故。又招降之。重成不應。薄田兼相守。穢多崎。蜂須賀至。鎮來攻之。兼相飲於倡家。其兵留守不支而走。兼相深以爲耻。已而編野。柵爲上杉景勝所破。今福柵爲依竹義宣所破。木村重成聞急。單騎出拒。義宣渡部尚與七隊長出拒。景勝秀賴自城樓望見之。願

基次往援重成。基次卽起。從士取鎧。及之京橋。環而馳。謂重成曰。公勞矣。僕請代之。重成曰。事方殷。代將則陣亂。公老於兵者。何爲是言也。基次乃陣其後。泛舟澤中。排楯放銃。橫擊義宣陣。重成因大破之。斃其老澁江正光。尚等亦擊破景勝前軍。竟不利退。重成基次亦收兵。基次中丸傷其左肋。捫之曰。吾創不至歟。右府命厚矣。已而以柵難守。棄而入城。片桐且元入軍備前島。而葦島博勞淵前後皆陷。池田淺野。蜂須賀諸將自西北進。七隊長曰。吾輩固曰。廣者難守。適以增敵氣耳。宜棄天滿川。場道頓港。三寨。約之內城。治房以萬人守道頓港。獨不肯。卽夜諸將託軍議。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召之。遣基次等燒諸壘寨。治房部下驚走入城。基次伏於
士。誠曰。備前之軍。其將年少氣銳。必來於此。汝輩突起取
之。池田忠繼在福島望火。果欲馳入川場。其將花房職之
曰。後藤多謀。必有伏也。乃止。伏兵徒歸。基次曰。花房未敢
乎。十二月。東軍入三寨。卽夜。大野治長第失火。東軍意城
兵有內應者。自京橋口進。城兵堅拒卻之。幸村與前田利
光對壘。出銃手于城外林中。日斃敵兵。利光前鋒與村某
欲奪林。以爲功。幸村諜知之。潛收其兵。與村至。不見一人。
城兵自銃眼指而笑曰。公等索狐兔乎。與村忿。踰濠攀壁。
則銃矢交發。殺傷數百人。南條光明在南壁。其叔父與藤

堂高虎相識。高虎約書于矢。射壁上。招降之。叔姪合謀。欲
導高虎兵。期四日黎明。事覺。秀賴與諸將議。族誅之。而不
更其幟。列銃以俟黎明。藤堂氏井伊氏。合兵傅壁。加賀越
前兵亦逼幸村壘下。皆遇銃而敗。會櫓上失火。敵二百人
乘之而登。幸村擊塵之。是日之戰。自卯至午。而城兵不損
一人。織田長賴守星谷口。其卒私鬪。東軍乘喧疾攻。秀賴
遣北川宣勝等援擊。卻東軍。東軍於是自天王寺口穴地
而進。城兵亦穴地而拒之。東軍休戰。每夜發砲而聞。城兵
亦發砲而聞。前將軍數遺書於織田長益。勸和。要三事曰。
毀羅城填周池。若徒封大和。若以淀君爲質。皆不肯。然城

兵聞和議起。守備頗怠。而東使至愈煩。長益治長以秀賴
旨。使使答之曰。雖果成和。而諸客兵不忍棄之。願得益封。
議乃輟。塙直次長岡貞安請大野治房曰。受圍日久。不
出戰。軍氣何得振。今備前阿波兵陣本街橋南北。宜分兵
襲之。治房曰。吾亦欲之。夜戰。利於寡寡而分之。恐不能克。
宜專襲其一軍。乃揀壯士百餘。申暗令。以直次貞安將之。
出所阿波營。斬其將中村重勝。治房與御宿政友。出迎之。
橋上。而還。當是時。天下諸侯皆從東軍。未至者獨島津氏
而已。京極高次子忠高從攻城。其母常光在京師。前將軍
以其爲淀君妹也。使人迎之。以講和議。又陰誘降城兵。淀

君遂使治長。長益勸秀賴。秀賴召七隊長及新附將士議。
或曰。關東之謀不可測也。宜嬰城二三年。以俟敵有變。或
曰。諸侯無援者。而城兵有貳者。以有貳之兵。守無援之城。
而城內糧仗不足以支三年。不若媾和。以爲後圖也。治長
長益欲和。說秀賴甚力。秀賴曰。片桐且元爲我盡忠。以計
無事。汝輩乃沮之。勸我舉事。今何與前言相反也。會常光
氏至。德通淀君。數往復傳東旨。終約逐客兵。填周池。長益
出子尚長。治長出子治德爲質。十九日。和成。翌夜。茶臼山
下失火。延燒二十餘營。幸村曰。敵新和而懈。當掩擊之。
治長等不許。二十日。前將軍遣坂倉重昌。將軍遣阿部正

次入葦葦焉。秀賴遣木村重成出葦葦焉。而以郡良列爲之副。重成年少有風儀。盛服騎馬。抵茶臼山營。自轅門下馬。關東諸將設臚幕中。引重成。重成不揖而入。永井直勝土井利勝擯之。使坐下坐。重成不顧而進。敘秀賴音。然後退伏。前將軍曰。是常陸介子乎。何酷肖父也。因問其處。曰。二十二矣。曰。然則與右府同年矣。往日鷓野今福之戰。壯勇無雙。重成慨然對曰。臣有遺憾焉。已而誓書出。押血糺糊。重成曰。定君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面刺鮮血。前將軍鍼於指曰。年老血枯。重成爲不聞者。遂取血誓。拜謝而退。禮諸將乃還。且日。東軍發卒十萬人。隴外城。填空濠。以吏

七名監焉。是日。島津氏始至兵庫。居二日。治長與長益俱往謁兩營。而將軍見治長。而稱揚之曰。卿年少。能爲秀賴舉事。何其壯哉。吾欲上野介事將軍。猶卿也。上野介者。本多正純也。因命正純請其上衣。遠近傳以爲榮。治長意氣益驕。其夜前將軍遽入京師。吏請夷濠淺深。前將軍哂而對曰。使三歲小兒可得。上下耳。初城中諸將約填周池。以爲止。西南外濠居數日。外濠旣埋。遂及內濠。城中大驚。皆咎治長。治長使人出詰監吏。吏對曰。吾輩受命填周池。以爲周者。周内外之謂也。是時將軍猶在岡山。治長自馳赴岡山。岡山將吏皆曰。是大御所命也。治長乃馳使京師。因

四一作

按正榮
即正永

板倉勝重請之。勝重曰。本多正純主此事。我所不與也。還請正純。正純稱疾不出。而東軍益興。卒晨夜督責。以至明春。塹壘皆夷。獨存牙城而已。元和元年正月。兩將軍皆東歸。諸國兵罷之。國定。君游嬉恬安。而荒殘之餘。將士莫所仰給。物議囂然。三月。遣青木一重及大藏正榮。請賑於關東。關東不報。客兵交勸。秀賴母子再舉曰。去歲舉天下攻我。而不能取。是世所共知也。今而再舉。必有歸者。乃召募遠近得十二萬人。上下大喜。於是大議戰備。數日未決。真田幸村進曰。今日之事。兩言決耳。可戰也。不可守也。獨有急襲京師。挾天子以令天下而已。治長兄弟

不聽。七隊長乃說曰。城濠墮廢。誠不可比前役。且地三面迫水。而南接平野。敵每至自南。請以我兩軍迎彼。兩帥直衝。突墮下。其勝敗天也。議終決。乃急繕守備。柵下八城。舊跡穿塹。八月。東軍先鋒已至京師。兩將軍兼程而上。飛檄諸侯。復急赴大坂。留一重等不遣。使常光氏來言曰。弭兵徒大和七年。則吾修大坂如故。還予之。不答。於是分軍為三。大野治長領一軍。七隊長及後藤基次隸之。大野治房領一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隸之。木村重成領一軍。真田幸村。渡部尚明。石守重隸之。秀賴具旗鼓。親按視南郊。上茶臼岡山。指揮三軍所嚮。士氣頗奮。然

治長矜持太甚。以從君命。抑沮諸將。軍議屢變。長益父子
出奔京師。治長益專。治長一夜過櫻門前。有人刺之不中。
走。治長卒。追殺之。且日。檢尸。治房部卒也。城中莫不相猜。
防。前將軍潛使人招重成。重成不應。其女兄夫猪飼某應。
城中召募。劊病歸鄉。重成遺書及物。訣之曰。城中近狀無
復足觀。諸謀議皆決於母氏。我輩所陳一切不聽。天下永
爲家康之有可知也。已家康與僕有舊。使叔倉伊賀數招
僕。僕受先君命。以屬嗣君。而懷藏。心所不安。故雖無
一所聊賴。且因循在此。特願速戰。死復何言哉。此乃僕所
常佩服。經數十戰。未嘗跌者。今以贈公。幸愛護之。諸將

按戰死
之戰疑
當作而

皆以治長之故。鞅不樂。皆如重成意。兩將軍自至。方所。
大坂間。細狹擊之。皆不成。乃遣大野道。見縱火。畏市。奪東
軍據資。遣大野治房。以萬人入大坂。攻郡山。走其守將。高
井定次。聞淺野氏舉。紀伊軍至。因誘其國兵。乘虛起兵。紀
伊軍乃還救。治房尾之。先鋒高直次戰。并戰。死。治房
赴援不及。既而東軍來自入和河內。水野勝成。藤堂高虎。
并伊直孝。伊達政宗爲先鋒。諸隊長執前議。欲迎之。南郊。
基次不可。曰。野戰勝敗。以衆寡決。今以寡擊衆。不若邀之。
險阻。臣請以萬人扼國府嶺。擊挫其先鋒。先鋒已挫。後軍
必退。頓南都郡山。不能輒進。吾因其變。以制其勝。至受大

戰勝
作

軍於曠原。臣所不知也。從之。授基次兵一萬四千。陣平野。又遣薄田兼相渡部尚繼之。兩將軍使人誘基次曰。苟啓東兵。則封以播磨。基次拜謝曰。今東西決勝。使西強東弱。則歸東矣。今東強西弱。去弱就強。臣之所耻也。雖然。東肯之辱。亦不可不報。報以速死。臣速死。城亦速陷。所以報也。五月五日。基次勒兵夜發。失道出古市。軍士恟懼。基次曰。此地據林臨水。戰守皆便。宜飲馬以待。且。且日。治長來助。基次幸村陣道明寺。重成陣苦江。盛親陣矢尾。基次不知敵有後繼。不覺衆而進。至片山。與水野勝成遇。擊破之。尚兼相來援。連戰未決。陸奧美濃伊勢諸軍夾擊基次。基次

盡亡其兵。以十騎在山腹。使使訣兼相曰。子勉之。吾將死也。乃復進。中銃殪。還至柏原。死。兼相耻前役之敗。亦奮擊而死。治長來援。大敗。大谷吉胤戰沒。幸村聞急。馳至高。使人迎而告之曰。吾衆創殘。子請承之。幸村諾而進。橫邊陸奧軍。陸奧軍長騎戰。勁騎八百。馬上發銃。乘烟馳突。無不摧破。伊達氏每以此得志於東國。幸村諳知之。乃引兵上譽田。東阜。阜中有凹處。就而布陣焉。命其兵皆脫曹委槍。坐以俟。指麾。陸奧軍稍近。幸村令曰。曹。及相去數十步。令曰。執槍。敵發銃。且馳至。遇槍而沮。又令曰。皆起。敵兵大潰而走。幸村轉陣南阜。收兵。與尚更殿而退。盛親上矢尾。

堤望藤堂氏旗。乃退伏堤下。敵先鋒二將以爲走也。徑田
上堤。則盛親人呼起。擊走之。重成游兵亦來援。遂斬其二
將。重成與井伊直孝相拒。若江堤擊破其前隊。重成揮槍
挺進。所向皆靡。斬敵將山口重信等三十餘人。而其兵死
傷畧盡。乃據隴而息。敵以生兵乘之。飯島某扼重成曰。盍
還城。重成掉頭而進。遂死之。直孝部兵取其頭。獻之前將
軍。前將軍檢之。曹纓無餘。而頭髮有香。前將軍歎惜曰。是
預決死也。重成伯父宗明戰于山田村。敗退。井伊氏藤堂
氏合勢逼盛親。盛親亦敗退。增田盛次止戰。盛次長盛子
也。嘗仕尾張。前役從東軍。東軍勝則憂。敗則喜。是役入城。

屬盛親。以父猶在不名而死。盛親與幸村等自平野退。縱
火聚落而入城。三處之軍皆敗。將帥多死。城中失色。諸將
議曰。今日期會皆失。各自爲戰。所以不得志。明日諸軍合
力一戰。可以決雌雄也。秀賴諮之幸村。幸村曰。臣請陣茶
臼山。以誘敵。明石掃部自川場出。今宮之南。舉火敵背。夾
擊其中軍。而主公建旗鼓繼之。事或克矣。從之。旦日。幸村
與渡部尚大谷吉之等出陣。茶臼山。森勝永竹田永應陣
天王寺南。郡良列執桐號牙旗在其後。治長與七隊長陣
毘沙門池南。治房與御宿政友陣岡山。津川左近執金甌
馬表在其後。東軍彌漫山野。左右並進。前將軍統左將軍

統右少將忠直前田利光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等爲先鋒前將軍召候騎問敵狀對曰其陣甚堅又待秀賴親出頗有鬪志乃命質子大野治德作書贈其父治長治長時巡視至茶臼山幸村曰天下之事決於今日公宜促主公出主公出則軍氣自倍川場軍亦當赴期治長諾而反城則秀賴已在櫻門環緋甲穿錦袍千槍十旗左右成列鞍于馬而俟如秀吉東征之儀將士踴躍俄而治德書至曰聞城中有約內應者欲俟右府出舉事謹勿出治長危懼止秀賴而又往欲與幸村議東軍左先鋒已來逼勝永等以銃手相挑幸村止之登高而望曰中軍何不來也因召

一作

其子大助曰吾俟在東治長常猜我我當死於此汝往侍右府以明我無貳心大助時年十六請止俱死幸村叱曰汝而死誰明我志盡殉右府乎大助攬涕而去敵兵益逼而中軍及川場兵皆不平幸村謂大谷吉之曰事皆蹊矣是我死日已麾兵而進縱橫血戰敵衆交至幸村終死之年四十六吉之等皆死御宿政友初仕越前後歸大坂於是遺書忠直曰臣無善馬君猶記舊情則願賜一匹以戰死忠直予之以馬政友騎焉自岡山至幸村營則戰已酣矣曰此亦不可以死乎躍馬冒陣而死勝永與忠朝戰擊大破之斬忠朝遂助永應與秀政戰又斬之明石守重以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騎三百自川場赴約。與東將水野勝成遇。交綏而南。聞
茶臼山敗。則轉出生王。與安部氏高木氏戰。不利而走。東
軍右先鋒逼岡山。治房擊破其先隊。轉逼將軍麾下。勝永
永應亦犯前將軍麾下。井伊氏藤堂氏橫擊。勝永退。
治長軍代進。要以銃手。不能過七隊長。邀戰走之。時日已
過午。前將軍使人入城議和。曰。徒封大和。弭兵。浚君乃使
秀賴召還治長及速水守久。二人旋旗入城。諸軍望見。相
驚擾。曰。城中有變也。東軍乃齊進。城兵大潰。秀賴在櫻門。
據胡床。迎見治長守久。人助亦至。敘車村遺命。語未半。潰
兵大至。秀賴曰。我將出戰。決死守。久止之曰。潰兵填路不

可出戰。徒死徒隸子。寧嬰固守。力窮而死。為未晚也。秀
賴從之。返坐于千席館。東軍鼓譟逼城。城中有應之者。皆
大將治長。第京口門先破。我庖人太隅某謀反。縱火于庖
延及殿宇。城兵大擾。諸門皆破。郡良列津川左近擊馬保
牙旗。至于第館。駢跪誓首而言曰。臣等當死于城外。願所
掌表幟。先君所以傳於主公。五畿七道四海之外。苟有目
者。莫不視而識之。委之敵人。傳觀播弄。將貽羞萬世矣。故
謹奉還耳。良列將自殺。顧謂守久曰。去歲之役。吾獻策。欲
襲敵前軍。縱火于營。而公等弗聽。是終天之憾。事已至此。
言之無益。因卸甲。脫其母衣。置之床。上曰。是先君之賜。今

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割腹死。其子兵藏。又死。真野宗信中。島氏種相繼自殺。野野村吉安將入內城。火熾不可前。乃自殺於二城橋上。堀田正高纔得歸第。手及妻子而出。遇加賀兵。全入于廳。乃健鬪而死。秀賴奉淀君。將自殺于天上閣。守久之曰。勝敗常也。請暫待之。乃自觀月樓。上于東櫓。煙燄隨至。治長徙之園莊倉中。與守久勝永共護之。治長猶恃和議。致書兩將軍曰。羣臣願自殺以全石府母子之命。因使人奉夫人德川氏。送致東軍。東軍既取夫人。使四將來。蓋護倉外。命片桐且元錄倉中人名。欲出秀賴母子。四將發銃於倉中。以示絕。倉中皆哭。秀賴懷然。謂守

久勝永曰。吾為太閤嫡子。而至於此天也。乃自及而薨。年二十三。勝永烈之。淀君抱秀賴首悲號。使氏家道喜殺己。於是道喜。治長守久父子勝永兄弟。津川左通。竹田水應。及堀伊藤成田森島加藤高橋土肥寺尾片岡垣原小室。淺井中高等二十餘人皆殉之。治長重成渡部尚並有母。與北島氏湯川氏等婦女十人皆死。秀賴之未死。真田大助隨其所之。衆諭之曰。舊臣且有逃者。子容將之子。不必殉之。蓋出走。對曰。我父命我。必與右府偕死。終就倉外。籍藁而坐。不食者一晝夜。俟秀賴死。乃自殺。東軍諸將爭赴牙營。賀戰捷。小出三尹秀正子也。時侍前將軍側。前將軍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指城中火謂之曰如何。三尹警然俛首曰。臣不忍視。諸將或有愧色。秀賴有一男一女。皆廢出。未知所在。東軍懸金大索之。男名國松。甫八歲。與其保田中某匿。伏見農人橋畔。或睹其美質也。捕而獻之。斬于六條磧。田中持之號慟。竟殉之。京極氏捕獻其女。蜂須賀氏捕長曾我部盛親于男山。受命縛之二條城西門數日。斬于磧。徇而梟之。大坂市尹水原石見匿二條城側。藤堂高虎捕之。石見殺三人而死。渡部尚與治長約為後圖。走至近江。聞秀賴薨。乃自殺。治長任子。後皆賜死。治長弟治氏。初與兄不協。往仕前將軍。至是自殺。使人以暴疾聞。治氏弟道見。磔于畷浦。治

氏兄治房。與明石守重仙石宗也。逃去。伊東長次青木一重並被赦。真田幸村妻。在紀伊為所捕獻。亦被赦。削髮為尼。其餘大坂遺臣七十二人。卒六百人。諸出質。及通款城中者。皆被誅夷。增田長盛以子故賜死配所。兩將軍收城內燼餘。得金二萬八千枚。銀二十四萬兩。以金馬各一賜井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賞其功。為片桐且元置邸駿府。徙居焉。且元愧懣成疾。未至而卒。是役也。如藤嘉明黑田長政皆請而從。木下利房立功自贖。得復其邑。松下重綱亦以功得益其邑。重綱祖父之綱。即秀吉徵時所仕者也。之綱死。子吉綱嗣。關原之役。屬德川氏。其子為重綱。至是再

益邑至二萬石。九前後之役。豐臣氏舊臣從攻城者甚衆。獨福島正則不從。二年前將軍薨。五年正則被封。放于信濃。時正則在江戶邸。將軍在京師。使使者來就第傳命。正則默然久之曰。使前將軍在。則吾將一言焉。今復何言。乃起入內。內中騷擾久之。挈其兩女子出。流涕謂使者曰。吾欲與足下決死也。將先殺女兒。終不忍加刃。當甘心受命。因赴配所。將軍又使使率山陽南海諸侯。收其封安藝備後。其老臣留守廣島城。不肯奉命。使正則書至。乃致城而去。其弟正賴為大和守。多城主。先四年被封。寬永八年。故加藤清正子忠廣亦奪其封。肥後。放于出羽。十四年。故小

一無冥字

西行長遣臣起兵肥前。伏誅豐臣氏。既亡。有令毀豐國廟。獨存東山方廣寺及高臺寺。高臺者北廳所建。以所秀吉冥福也。加藤福島氏以其親屬。役為秀吉立一小祠。秀吉在時。雖有所嬖。皆置之別宮。獨與北廳同居。北廳助秀吉定天下。多所裨益。常戒之曰。願良人勿忘臺席。死時也。及秀吉薨。則削髮。視秀賴猶其自出。使親屬諸將輔翼之。未嘗與關東開釁。北廳與諸將前後皆沒。而秀賴孤立。以至於亡矣。高臺之祠。至今猶有秀吉夫妻像云。外史氏曰。余遊東山。謁太閤像於高臺之祠。祠門蓋以征韓艦材造之。嘗讀韓人所紀。曰。明遣使者。窺太閤相貌。

余一作

矮而黑無他異。唯見其目光炯炯射人。不可仰見。今觀其像如信然者。嗚呼。使太閤生於女直。韎鞞聞而假之以年。則烏知覆未明之國者。不待覺羅氏哉。蓋其為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才大略遠出其右。大漢武乘豐富馭區宇。不論可也。秦皇挾六世之積威。蹶衰殘之六國。孰與太閤之徒手奮起。制服羣雄。然過用其民力。以取絕嗣之禍者。則與秦等。彼藉累葉之烈。猶且不免。況以匹夫暴起者乎。然以匹夫得天下。非如承祖業而重失之者。土地非其固有。故不惜分其利也。人民非其固畜。故不愛用其力也。夫其不受民力。固足以招危亡。而不惜地利。又不可以計久安。

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其禍相因也。然其初之所以速得天下者。無所愛惜也。譬如閔蒼之人。博而獲大勝。使其不勝。一窺入耳。苟勝矣。乃大揮霍之。招其朋類。醉飽喧呼。務取快一時。嗚呼。然故暴富而人不怨。太閤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踰其所望。乃遭遇變故。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四顧當時將帥。皆其儕輩。或其所敢不比肩。一旦立其上。而常恐其不服己也。以爲吾由微賤而得司利權。苟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吾爭。而吾志不可速成也。故割膏腴。頒金帛。勳舉數州之地。以賞戰功。視之不啻如糞土。彼其鼓舞奔走。一世之豪俊。以驟獲志於天下者。用

此術也。然吾糞土授之。彼亦糞土受之。未嘗德我。而以爲當然。彼之所求無窮。而我之所有有盡。以有盡供無窮。其勢不得不取之於海外。以塞之。於是七道之民。裹其未愈之瘡。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力竭矣。而樞肉未冷。羣雄各有自立之心。蓋無足怪者。故太閤之不愛民力。由其不惜地利。而其禍遂至於此。皆其自取爾。雖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逞之海外。固其宜也。豈唯太閤爲然。當時猛將謀夫。雄傑之士。布滿天下。天下已集。而其桀驁巧狙。喜事好功之心。猶未已也。譬之鸞鷹俊狗。其噬齧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

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羣雄。肆其噬齧搏擊。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使其無所獲。則彼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反施其噬齧搏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得其術。安往而可也。能飽之而不能節之。能發縱指示之而不能收。而寧之。故太閤之於羣雄。苟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之計哉。其所以速得天下。乃其所以速失之也。梁武帝有言。自吾得之。自吾失之。無復所恨。則太閤其亦無所恨耶。

